

宋史

卷五

T 2455/17

三

5

335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弘簡錄卷之一百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升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二

張齊賢

子宗誨孫子憲

呂端

李沆

父炳弟維

向敏中

畢士安

曾孫仲衍仲愈

寇準

李迪

子東之承之姪肅之及之係孝基附李受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徙洛陽父早卒家貧無以為葬河南縣吏

為辦其事兄昭度授之以經既長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為

人故字師亮常依太子少師李肅家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

獻十策曰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慎刑

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還

語太宗曰我幸西京惟得一張齊賢異時可輔汝為相也及選

哈佛大學漢和



引簡錄 卷一
進士齊賢偶寘下第太宗不悅命一榜盡與京官齊賢遂以大
理評事通判衡州有劫盜論死失入者五人至即活之自荆渚
至桂州置郵數千戶困於役奏減其半代還遷秘書丞知忻州
召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轉左拾遺時議皆言河東既平宜速下
幽薊齊賢獨具疏謂帝王舉事動在萬全家六合者以天下爲
心豈徒較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自古聖人先本而後
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
而利之民既安利則遠人歛衽而至矣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
憲忻代未有軍器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正宜增
守要害左控右扼不當爭求小利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改
前日賦斂苛重者使經久可行諸州不便於民者委之以聞則
天下皆戴陛下之仁豈不美哉太平興國六年爲江南西路轉

運副使推求前代鑄法於饒信虔州土產銅鐵鉛錫之所置爐
以饒州永平監所鑄爲式歲鑄錢五十萬貫凡用銅鐵鉛錫若
千萬斤詣闕面陳敷奏詳確議者不能奪又奏南劍等處道逢
送囚索牒視之率非首犯諸州罪人銅送闕下路死過半請委
強明吏慮問不實罪及原問官自是送者減半又奏江南宿弊
李煜籍民戶糧多者一丁黥面自備器甲名爲義軍并小民地
房錢吉州緣江勾欄錢編木浮居水場錢悉免之其勤究民弊
類此還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中遷右諫議大夫
大舉北伐值楊業戰沒上以策訪近臣齊賢自請行邊授給事
中知代州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時遼兵自湖谷入薄城下都
校馬正列所部南門外衆寡不敵部署盧漢贊畏懦自固齊賢
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慷慨誓衆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

美以并師來會戰。至北井。得密詔止美。時遼兵塞川。齊賢計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乘夜伏兵二千於土磴砦。又遣兵三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望見。意并師已至。駭而北走。伏發掩擊。大敗之。擒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端拱元年。拜工部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復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約以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我軍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峙兵所敗。二年。置屯田。領河東制置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五年。叅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入謁禁中。上歎其福壽。厚賜資。搢紳榮之。會掌京庾。王延德欲求外補。托姻婭李沆。請於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

陳。而于執政。召見詰責。齊賢不欲累沆。乃獨引咎。罷爲尚書左丞。知定州。以母老辭。尋遭內艱。水漿不入口。七日。自後日。啖一粥。終喪。不御酒肉。起復。禮部尚書。知河南。徙永興。軍論提點芻糧。閤門趙贊以豪橫抵法。復歷襄州。荆南。安州。真宗立。召收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嘗言。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爲報。有戚里甲與乙交。訟分財不均。命具款。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交易。授之。奏聞。莫敢變。郊祀加門下侍郎。自負有致君之術。與沆不相得。每敷奏。多不直。議者以爲疎闊。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四年。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畧使。上手札訪靈州存廢之議。齊賢上言。靈州斗絕。當城鎮完全。磧路未便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爲患。危困彌甚。南去鎮戎五百餘里。東去環川六七日程。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爲今之計。若能增

益精銳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兵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繼遷分兵以應我則乘勢而攻然後取城中軍民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僞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裁獲平寧都歸舊貫再縱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則成功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判汾州改判永興軍兼馬步軍部署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早寡無子盡畜貲產論告欲收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遣使就訊柴氏所對異狀謂齊賢子宗誨教之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貶宗誨海州別駕景德初起爲兵部尙書知青州上幸澶淵命兼青淄濰三州安撫使二年改吏部尙書疏言臣在先朝慮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并吞言者論臣太過謂繼遷只是顧繼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及與以銀州

廉察庶滿其意後攻劫不已言者猶謂封獎未厚復賜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當靈池清遠亟欲陷沒臣方受經畧之命臣思須得一兩處強大蕃族與之爲敵此乃以敵攻敵古今上策遂請封六谷名目潘羅支俾其展効與近臣謀見不同多爲沮撓後繼遷果爲羅支射殺邊患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志似不小臣慮乘大駕東幸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爲控制向使羅支尙在未足爲虞今已淪亡厮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言玉清昭應宮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屢請罷役從祀汾陰進左僕射請老以司空致仕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諡文定爲人資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畧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留心刑獄多所全活喜提獎寒雋不忘舊恩

引簡錄 卷一百
種放之起齊賢實薦之李肅死爲營葬事歲時祭以禮兄事塋
父故吏雖貴不替昭度卒表贈光祿丞特以受趙普薦至大位
乃與秦王與多遜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少之諸子多能
有立宗信內殿崇班宗諒殿中丞宗簡閣門祗候宗訥太子中
舍宗禮最賢雖累資登朝爲大理寺丞然畏羈束故多居田里
宗誨字習之少喜學兵法陰陽象數之書無不通究蔭補秘書
正字遷太子中舍通判河陽徙知富順監擢開封判官三司度
支勾院後爲永興兵馬鈐轄徙鄜延路兼知鄜州剡石之敗黃
德和遁還恐激爲亂納而拘之以問嚴斥候使老幼併方禦之
敵引去領興州防禦使兼知邠州終秘書監致仕爲人性貪雖
謝事尤事貨殖子二 子臯字叔謨素有才名人樂與游最善
於洙不以通否易意舉進士授秘書郎知新鄭縣擢著作佐郎

進直史館累官司封員外郎 子憲字彥章以蔭任將作監簿
獻文賜同進士出身累遷刑部郎中知光化軍歷太常少卿三
司鹽鐵判官直史館知洪州遷右諫議大夫徙揚州卒

呂端字易直餘慶弟少敏悟好學蔭補千牛備身歷國子主簿
太僕寺丞秘書郎直弘文館著作佐郎直史館宋初遷太常丞
知浚儀縣同判定州開寶中假太常少卿副郝崇信使契丹太
宗改司門員外郎知成都爲政清簡遠人便之秦王廷美尹京
端充開封判官會征河東王當居守端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
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從之尋坐王府吏違詔市竹木
貶商州司戶叅軍移汝州復判太常寺事出知蔡州有善政吏
民奏留改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遷考功兼侍御史知雜事奉
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處之自若還遷戶部郎中兼判

弘簡錄 卷一
禮院俄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尹開封端又爲判官王薨坐
禪贊無狀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凡引對負譴寘散秩者
皆泣涕爲請至端直陳無屈上知其無他命復舊官遷鎮襄陽
賈黃中素重之留爲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叅知政事嘗因奏事
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趙普稱爲真台輔
器歲餘寇準以右諫議參政上特遷端左諫議合班準上每獨
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戶部侍郎平章事從曲宴釣魚太宗賦詩
有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句意以屬端或謂其人
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任之與兄餘慶相去
未遠時論榮焉其爲政務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要與寇準同
列恐其不平請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奏對多涉異同上
出御札戒諭自今政事必經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

當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上以準兼樞密獨召與謀既退端邀
問曰常事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不可不知準告以故端問何
以處之準言上意欲斬於本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若此非
計之得願少緩之乃入奏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漢高祖尙
然矧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不可擒
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爾上問然則何如對曰以臣愚計宜置
於延州使善養視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
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卽用其策曰微卿幾誤大事
母後病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皆端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
尙書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
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
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

引簡錄 卷一百一
鎖繼恩於閤內使人守之而入后問所應立端曰先帝建儲正
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
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
然後降階率羣臣呼萬歲以繼勳爲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
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籍其家
帝後每見輔臣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因其軀體洪大宮
庭階庀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營名對便殿陳當世急務軍國
重大經久之事皆有條理垂意嘉納進右僕射監修國史明年
被疾罷爲太子太保車駕臨闕薨年六十六贈司空諡正惠爲
人姿儀瓌秀有器量寬厚多恕善談諧意豁如也屢經摺退敷
歷四十年驟被獎擢不以得喪介懷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
問及家事李惟清自樞密改中丞意端抑之乘端謁告彈奏常

參官以疾在告受俸者又構人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
直道而行何所愧畏耶同郡趙玉常脫端父琦於難端感其恩
視玉孫紹宗如已子年十餘歲卽表薦出身馮道亦鄉里世舊
其子正之病廢分俸給之兩使絕域其國稱重後有往者必問
起居其名顯如此子藩太子中舍荀大理評事蔚千牛備身藹
殿中省

冊曰布衣簡在厥始齊賢不藉感恩孰引居前端佐秦王
獨逃厥愆卷簾審視後代稱焉

李沆字大初洛州肥鄉人曾祖豐秦陵令祖滔洛州團練判官
父炳辟邢帥薛懷讓掌書記歷邠州鳳翔判官殿中侍御史知
舒州以征金陵供億勞加侍御史卒沆少好學器度宏遠登甲
科爲將作監丞通判潭州遷右贊善大夫轉著作郎召試約束

邊將詔書太宗悅升居上等語宰相稱爲嘉士賜錢百萬除右補闕兼直史館俄知制誥雍熙四年同知貢舉會宋白負謗清論獨歸之遷職方員外郎名爲翰林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三年拜給事中叅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內艱起復知河南真宗升儲遷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詔東宮待以師禮卽位轉戶部侍郎復叅政事咸平初拜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兼中書侍郎會契丹犯邊帝北巡沆留守京師駕還沆郊迎命坐賜酒慰勞久之四年以南郊恩加門下侍郎尙書右僕射帝問治道所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口如梅詢曾致堯輩是也嘗語及唐人植黨王室微弱沆謂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德宗受盧杞欺蔽千古恨之帝曰姦邪雖云難辨然久當自敗駙馬石保吉因緣戚里求爲使相沆曰賞典之行須有

所崇今保吉無攻戰之勞恐騰物議力奏罷之判承興軍何亮上安邊書言李繼遷兵勢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因奏棄靈州三患其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二自環慶起爲西戎北彘界限今使合而爲一三冀北馬所從出近來北邊匹馬無南取足西戎如捨靈武戰馬安資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糧道若不築二城以必爭之地居絕塞之外此與捨棄無異帝頗惑之因訪於沆對曰繼遷不死靈州決非我有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稍遲中外飛輓以坐息關右之民未幾靈州陷帝悔不從沆言由是益重之王旦初憂西北用兵每至盱食及契丹和親西夏納款旦喜以問沆沆曰善則善矣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

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沈沒後真宗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悉如其言旦喟然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先是寇準與丁謂善屢薦謂才可大任沈曰顧其爲人難使之在上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下乎沈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及後準爲所傾亦大服之先是右正言朱異疏言朝廷命令不宜屢改自今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者宜委官司議其可否必經久可行而後行不可者止之上亦對羣臣言命令屢更甚失治體異等所言不可不戒至沈爲相言無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制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祖宗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於一時卽所傷實多陸象先所謂庸人自擾之者此輩苟利一時之進豈念厲

民耶士大夫初聞沈言以爲不切於事其後制度紛更公私困敝始信其言簡而要云景德元年七月乙酉將朝疾作詔太醫診視遣候之使相望明日駕臨問賜白金甫還宮而薨年五十八上驚歎趣駕再臨哭之慟對左右稱其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齡言終泣下廢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錄其弟國子博士贄爲虞部員外郎光祿丞源爲太子中舍屯田員外郎子宗簡大理評事至仁宗時詔配享真宗廟庭沈生平內行修謹言無枝葉皆切中興衰治亂居位慎密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隘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垣頽壁損不以屑慮家人勸治居第不答弟維以爲言沈曰吾每念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得完滿

如意自求稱足耶。巢林一枝。聊自快適耳。至今人稱達者與諸弟甚友愛。尤器重維。維字仲方。博學知名。善屬文。凡巡幸四方。典章文物多所祭定。嘗修七經正義。續通典。冊府元龜。性寬易喜。怒不見於色。第進士為保信軍節度推官。真宗初獻聖德詩。召試直集賢院。為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仁宗轉尚書左丞。預修真宗實錄。遷工部尚書。屢使契丹。素重其名。館勞加禮使。賦兩朝悠久詩。求換官。除柳州觀察使。改知陳州。卒。贈尚書右僕射。子師錫。虞部員外郎。公謹。太子中舍。

冊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仲尼之門。子騫伯仲。聖相之名。何止於宋兩漢及唐。莫之與共。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父瑀。漢符離令。性嚴毅。一子躬白。教督

不假顏色。常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從調赴京。携以自隨。及冠。刻厲自立。有大志。不屑貧窶。登第。授將作監丞。通判吉州。就轉右贊善大夫。張齊賢薦為著作郎。召見便殿。占對明暢。太宗善之。擢戶部推官。尋為淮南轉運副使。時領外計者多挾權勢。自尊敏中獨謙和。待僚屬以禮。勤於勸最職務。修舉名入獻。所著文加直史館。超遷左司諫。知制誥。未幾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賊銀分賜法吏。敏中獨不受。俄坐妖尼道安獄。連判官張去華。以累落職。知廣州。兼督市舶。潔已著聞。擢轉運使。召為工部郎中。上飛白書其名。付中書。擢樞密直學士。會奏通進銀臺司事多壅遏。或至漏失。請命官專蒞。即以領之。自是寢寢大任矣。先是權無為軍皇甫侃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敏中覩其名。不發緘遣去。侃家僮以書納簡中。瘞之。臨江傅舍有忌者言。下御史馳

捕掘取封題如故。上大異，召見慰諭，激賞之。決意登用，自赴召。纔百餘日，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時西北用兵，主決機議，明辯有才，畧遇事敏速。二邊要會，莫不周知。真宗立，進戶部侍郎。咸平初，叅知政事。從幸澶淵，因入兵後議，遣重臣慰撫河北河東，命爲安撫大使，發禁兵萬人從之。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莫不感悅。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會妻喪，帝問不更娶。王嗣宗素忌敏，中言實議。王承衍女弟期約已定，豈云不娶，又違詔質故相薛居正宅坐罷。知永興軍時，舊相出鎮，多不以吏事爲意。敏中獨盡心民務。景德初，復兵部侍郎。李繼遷卒，遺命子德明歸順。轉廊延路緣邊安撫使，許以便宜從事。有告禁卒欲倚儼爲亂者，敏中密伏甲應下，明日置名寶條縱閱，儼入。賜於中門外。徐召至階，揮伏出，盡擒之。果各

懷短刃，卽席斬之。命屏屍掃庭，張樂宴飲如故。坐客駭，慄邊鄙肅然。帝聞之，稱賞將復名用。因德明誓約未定，徙知延州。委以經畧，東封用宿望入權。東京留守禮成，拜尙書右丞、領吏部選擢工部尙書、資政殿大學士。賜詩褒寵，祀汾陰。復命留守，厚重鎮靜，人情帖然。賜詩慰勞。五年，復相兼中書侍郎、充景靈宮使。宮成，進兵部尙書。仁宗立，改吏部尙書。奉安太祖聖容，應天院爲禮儀使，謁太清宮。又爲儀仗使，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時謂異數。徙玉清昭應宮使，引老不允。以重陽宴歸，中風。眩明年薨，年七十二。帝臨哭之，慟輟朝三日。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子。及諸婿親屬，並遷官。有差爲人性端厚，有儀矩，臨事識大體，慎於取，引靜密，遠權雖當大事，若已不預。帝嘗言其大耐官職。語備載弘道錄故雖至衰病，眷顧不衰。及追贈草制，特諭益以淳

謹溫良四字有文集十五卷子傳正國子博士傳式龍圖閣直
學士傅亮駕部員外郎傳師殿中丞傳範見外戚孫經繹絳俱
顯官後因經女欽聖憲肅皇后勳恩追贈敏中燕王傅亮周王
經吳王

畢士安本名士元字仁叟以諱改曾祖宗昱雲中令祖球代州
別駕遂家焉父又林觀城令士安少好學孝事繼母祝氏母命
遠求良師得楊璞韓丕劉錫爲友因復爲鄭人登進士辟邠帥
楊廷璋掌書記歷濟州團練推官專掌筦榷歲課增羨太平興
國初爲大理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納土遷知台州言湖海新
民始沾天子之命宜有以安輯之願改錢氏版圖虛張賦數一
用舊籍從之遷右贊善大夫徙饒州還爲監察御史復出知乾
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遷左拾遺

諸王出閣慎擇僚屬命兼冀王府記室叅軍賜襲衣銀帶鞍馬
上名語曰王生長宮庭未閑外事年漸長成必資良士贊導使
日聞忠孝之道又詔府僚各獻所著文上閱視累日問其才已
見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俄擢知制誥王願留不許淳化二年
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同知貢舉以疾請外知潁州真宗尹開封
召爲判官升儲兼右庶子遷給事中登位權開封府有近臣怙
勢強取民間已聘之女夫家往訴奏還之咸平初拜禮部侍郎
兼學士校勘三國晉唐等書尋以日疾求外改兵部侍郎知潞
州景德初入爲秘書監進選將餉兵理財五策上嘉納轉吏部
侍郎叅知政事入謝上方倚爲輔相問邊方多故誰可與卿共
事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上曰聞其好剛
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

蓄積朝臣罕出其右。第不爲流俗所喜耳。今天下之民雖蒙休
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上。日然
當藉卿宿德鎮之。乃拜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命班準上有布衣
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皇恐莫知。自明士安力辯其誣。
下宗古吏具得姦罔斬之。準乃安無何契丹引兵二十萬分掠
威鹵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高陽東。駐陽城。轉窺貝冀。天雄
上坐便殿。問二相策將安出。士安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
請幸澶淵。士安言當在仲冬行。準請亟往。語在準傳。契丹遣王
繼忠請和。上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信。對曰。臣嘗得降人言。契丹
雖深入。屢不得志。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
巢穴。此殆不妄。臣敢任之力。贊特許其和大計。已定。嚴兵將行。
值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議者閔言。兵未宜北。應在

大臣適士安臥疾。請昇從。不許。移書告準。願以身當星變。惟君
勉之。已而少間。追見於行。在曹利用還。約定歲遺銀絹三十萬。
朝論皆言太費。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亦不久。還京
建議舉。按邊要守將。易置李允則。雄州馬知節。定州孫全照。鎮
州楊延昭。保州諸所擇用。各得其任。悉還邊鄙。所獲馬牛并遺
民物。建議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未幾趙德明亦內附。
中外畧安。乃量時制法。次第施行。請復制舉。增置六科。以廣人
材。二年復病。求免。敦諭視事。十月晨朝。至殿。廬疾作。上步視。已
不能言。輿歸薨。年六十八。上語輔臣善人。淪沒深可悼惜。駕臨
發哀。廢朝。贈太傅。中書令。諡文簡。爲人端方。沉雅。清識。醞籍美
風采。善談吐。所至以嚴正稱。年耆目眊。讀書不輟。手自讐校。或
親繕寫。精意詞翰。有文集三十卷。嘗語人曰。平生仕宦。無赫赫

之譽。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所交游。無黨援。惟引重王祐。呂端
友善。王旦。寇準。楊億。自幼識門人。王禹偁。陳彭年。資性異常。教
以學業。遂登科。及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草詞也。真宗嘗對
近臣。稱其飭躬慎行。有古人風。旦亦奏謂。清慎罕比。仕極通顯。
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上感歎。加
賜白金五千兩。錄其子世長。衛尉卿慶長。太府卿孫從善。光祿
少卿從古。駕部郎中從厚。從誨。水部員外郎從簡。博羅令從道。
殿中丞從範。節度推官從益。太祝從周。朝散郎知洋州曾孫仲
達。仲偃。仕至郡守。仲衍。字夷仲。初蔭陽翟主簿。鋤惡長善。登
第。調沈丘令。歐陽修。呂公著。薦爲司農主簿。升司農丞。吳充引
爲中書檢正。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爲官制局檢討。文字繁
夥。區別分類。損益刪補。曲盡其當。凡從中問。必須仲衍。然後報

他人不知也。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士大夫爭傳之。上元夕。與高
麗使者宴東闕下。作詩誦聖德。神宗次韻。賜答時。以爲寵擢。起
居。郎年四十三。暴疾卒。仲游。字公叔。登第。調壽丘柘城簿。轉
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元祐初。爲衛尉丞。同黃庭堅。張
耒。晁補之。九人。試學士院。蘇軾擢爲第一。補集賢校理。早受知
於司馬。呂范諸人。適居母喪。兼時多故。不求進。用坎壈。散秩而
終年。七十五。爲文切於事理。據有根柢。不爲浮誇詭誕。戲弄不
莊之語。時司馬光得政。與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
而患財之不足。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
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
杜其情。而徒欲變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縱廢青苗。罷市
易。蠲役錢。去鹽法。凡競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向來用事者。

必將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之聽雖使石人聽之猶將動也以是廢者可復舉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令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使天子之心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而不足之論自無所措然後所論新法始可永罷而不行矣且安石之居位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行今欲採前日之弊而左右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以累百計之烏在其勢之可爲乎勢未可爲而欲爲之譬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其慮後俱陷黨籍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爲都官郎中秘書少監卒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父相晉開運中魏王府記室叅軍準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十九登進士授大理評事知巴東成安二縣每期會賦役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莫敢後期累遷殿中丞通判鄆州召試學士院授右正言上將廢楚王元佐言其宮中自製甲兵恐至召亂準請令取宮於某小日某處攝行禮命左右侍從皆從陛下卽搜宮中果有不法俟還而罪之一黃門力耳後果得盜刑器有刺眼挑筋摘舌等物一訊而服由是著名俄直史館爲三司度支推官轉鹽鐵判官虞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復坐事決乃退上益嘉之曰朕得卿猶文皇之有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咸以數對準獨稱刑不平所致因問所以不平狀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有詔二府入準曰頃者祖吉王淮均侮法

弘簡錄 卷一百一
受賊吉賊少伏誅淮至千萬以參政沔弟罪止杖仍復其官非
不平而何沔頓首謝帝切責沔即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轉同知院事與知院張遜數爭事會道逢狂人迎呼萬歲遜喚
金吾王賓奏之互相短斥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待愈
厚雖出尙念不置明年召拜參知政事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
疏乞立儲帝怒而斥之中外無敢言者準入見帝足創甚褻衣
以示因問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
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聖心擇所以副天下望者
上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賀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可
願即決定遂立爲皇太子廟見還京師小民擁道喜躍曰少年
天子也上初聞之不懌名準謂曰人心遠屬太子將置我何地
準再拜賀曰社稷之卹也帝喜入語后嬪皆前賀復出賜準宴

極歡而罷尋以知秦州溫仲舒奏蕃戶居渭南者驅之渭北上
恐蕃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關中因命準使渭北安撫
族帳而徙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會南郊恩羣臣進秩
拯與準不協條上準擅權除拜不平數事適廣東轉運康戡亦
言準恣其胷臆引呂端張洎李昌齡曲爲承奉不敢與抗上怒
名責端等皆再拜請罪準獨力爭不已帝益不悅因歎曰烏鼠
尙知人意况人乎罷知鄧州真宗卽位召還歷兵工二部侍郎
爲三司使時合鹽鐵度支戶部爲一命準裁定遂以六判官分
掌之繁簡始均帝久欲相準難於獨任景德元年與畢士安並
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時契丹內寇縱游騎
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鬪意準曰是誘我也請練師
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至冬果大入邊鄙告急一夕書五

至準不發飲笑自如帝大駭召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幸濟州帝不得已始議親征既而契丹進圍瀛州直至貝魏中外震駭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奈何輕棄廟社遠幸楚蜀人心崩潰天下可復保邪遂決策及至南城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敵氣未懾不可以決勝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扼左右四方赴援日至何疑而不進帝猶未決準出遇高瓊謂曰大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効死準復入對瓊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試問瓊等瓊卽仰奏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卽麾衛士

進輦帝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傳歌謔歡呼上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遇威虎軍頭張瓌守床子弩發矢中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使者請益堅帝亦厭師將許之會有諧其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遣曹利用如契丹議歲幣帝謂百萬以下皆可準召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此吾斬汝矣利用至果如數成約而還河北罷兵皆準功也準在相位用人多不以次適堂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爾同列頗不悅而帝待之甚厚諸臣皆莫能及王

欽若尤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日送之欽若進曰陛下獨敬準豈以澶淵之功耶臣意陛下當以爲恥乃反以爲功何也帝驚問故對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此行是也帝愀然不悅復奏陛下聞傳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願準寢衰無何罷爲刑部尙書知陝州從東封改遷戶部尙書知天雄軍契丹使過語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祀汾陰命提舉貝德博濱棣巡檢捉賊公事遷兵部尙書入判都省幸亳州權東京留守林特爲三司使以河北歲輸絹闕督責甚急轉運使李士衡沮之而準素惡特頗助士衡帝不直準語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此其短也未幾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判河南府徙永興軍準素不

信天書至是上巡檢朱能所爲天書於朝卽改山南東道節度使復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景靈宮使中外皆以爲非祀南郊進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時上得風疾劉后預政準請問言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爲之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因密令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被酒漏言謂等懼奏除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會內都知周懷政謀欲殺謂相準罷皇太后豫政楊崇勳等知之以告謂詰旦事聞乃誅懷政降準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他日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準何也左右莫敢對臨崩又言惟準與李迪可大任其見重如此謂本出準門下事之甚謹嘗因會食中書羹汚準鬚徐起拂之準笑曰祭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甚懷

愧由是傾構日深。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踰年謂亦南竄道過準遣人以一蒸牟逆境上謂欲見準拒之聞家僮謀欲報讐因杜門縱博伺行遠乃罷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驂未嘗藝油雖庖湍所在必然炬燭與張詠交善惜其學術不足其再召時門生勸以若至河陽稱疾外補策之上也。儻入見即發乾佑天書之詐此其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準不懌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天聖元年遣人自洛中取至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沒歸葬西京道出公安人皆設祭哭於路側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筍因爲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子隨爲嗣。明道二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公爵如故。諡曰忠愍。皇祐四年帝感李柬之言其保護之功詔孫抃撰神道

碑御篆其首曰旌忠

李迪字復古其先趙人曾祖在欽避五代亂徙濮州爲人潏。有器局嘗以文見柳開奇曰公輔材也登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徐兖二州改著作郎直史館爲三司鹽鐵判官東封復判兖州坐遷解火當謫監海州稅改右司諫起知鄆州名糾察在京刑獄遷起居舍人安撫江淮以吏部員外爲三司鹽鐵副使擢知制誥爲留守判官駕幸亳除知州事值亡卒羣剽城邑方大發兵捕迪至命悉罷之徐訓知賊區處勸銳士擒斬以徇代歸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奏籍城中無賴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爲翰林學士名對內東門時頻歲蝗旱問何道以濟迪曰祖宗置內藏庫正以備凶荒請發以佐國用帝因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示迪曰當出

金帛數百萬借三司。廸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詔三司毋示恩德。何必曰借？帝從之。東封時，勅所過毋伐木，除道卽驛舍。或州治爲行宮，裁令塗墍而已。及幸汾陰，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廸言：蝗旱之災，殆有所警。帝亦然之。天禧元年，秦州曹瑋屢請益兵。帝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廸奏言：關右兵多，可分以赴。何必再造？因出佩囊中方寸小冊，備書陝西兵糧數甚悉。帝曰：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帝大喜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瑋已得兵，勒而不動。無何，唘厮囉果犯邊。使牒者聲言某日下秦州，瑋方出兵。復召問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捷奏果至。帝訝何以知之。廸曰：唘厮囉兵遠來，瑋以逸待勞，臣以此知其必勝。帝益重之。由是大用。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誅，帝怒欲責太子。羣臣莫敢言。廸奏：陛下嗣續

幾許而乃爲此，上大悟。命兼太子賓客，詔與師傅禮同。俄進部侍郎，欲以代寇準爲相。廸固辭。皇太子前拜曰：陛下用賓客爲相，敢謝。帝頷曰：尙可辭耶？轉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景靈宮使。上不豫，寇準議太子總軍國事。廸贊之。丁謂曰：卽上體平，何以處之？廸謂：監國乃古制定議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請旨。及謂擅權用事，除吏多不以聞。怒語同列曰：廸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耶？由是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廸謂不當增置，故事無中書侍郎兼尙書左丞者。欲遷廸爲之。明日制書出，廸不敢受。因奏謂：罔上弄權，黨曹利用，馮拯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惟演姻家，乃使預政。準無罪，反行罷斥。臣願與謂俱罷，付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廸戶部侍郎。尋

出知鄆州太后恨迪嘗諫立已降爲衡州團練副使或慮迪若死如士論何謂曰異日不過云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爲秘書監歷知江寧府舒青兗三州復兵部侍郎知河南入朝時太后垂簾語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今吾保養天子至此卿謂何如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迺知皇太后盛德后喜以爲尙書左丞知河陽遷工部尙書太后崩召爲資政殿學士判尙書都省未幾復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性淳直不察范諷之誕景祐中坐諷姻黨罷爲刑部尙書歷知亳州二州復大學士留京師與呂夷簡不睦奏其私交荆王元儼嘗爲補門下僧惠清覺義夷簡辭以齋祠不預乃迪在中書所行降太常卿知密州復刑部尙書知徐州奏所部鄰兗州獄祠欲爲上所年壽禱皇子仁宗不許久之改戶部尙書復大學士元昊攻延

州迪願守邊帝壯其意除彰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徙青州請老以太子人傳致仕後子東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兼侍中諡文定帝爲篆神道曰遺直之碑改所葬鄧侯鄉爲遺直鄉東之字公明曉暢國朝典故登進士爲館閣校勘進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權侍御史拜天章閣待制加龍圖閣直學士建言自二府而下補蔭之門太濫詔裁定得減二千歷知荆南河陽澶州收集賢學士判西京御史臺富弼薦於英宗命兼侍讀帝初政頗欲肅正宮省東之諫以陛下長君立自宗藩衆方觀整頓願曲爲容覆從之擢爲工部尙書請老神宗拜太子太保致仕特命與李受同賜對延和殿賜宴賦詩勸勞甚渥再遷少師卒年七十八弟承之字奉世性嚴重有忠節登第調明州司法參軍嘗建免役議安

石稱之以爲條例司檢詳文字得名見命檢正中書刑房察訪
淮浙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還奏役書二十篇加集賢校理時
郡縣過斂羨利謂非朝廷本意悉裁正其數擢寶文閣待制爲
同羣牧使糾察在京刑獄兼樞密都承旨奏蔡確險陂之狀治
相州獄多引朝士望風自折帝意始悟趣使詰問多得全宥與
兄並命爲龍圖閣直學士未幾拜給事中吏部侍郎終戶部尙
書 姪肅之字公儀蔭監大名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氏隄
工就弗擾民悅之請爲宰有盜令北戶置鼓隨以兵遠近皆應
盜爲之止通判澶州契丹使將過白祁守當示雄彊鳩工構城
屋凡千區擢知德州提點湖南刑獄儂蠻暴嶺外親扞諸境會
蔣偕失利亟追兵往躡賊引去狄青孫沔交薦徙湖北轉運熙
寧間入奏值諒祚寇大順城帝訪以西事奏對稱旨擢爲右諫

議大夫知慶州徙瀛州遷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凡十年擢權三
司爲樞密都承旨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卒年八十二爲人
內行修飭毋喪虛墓不入城郭 及之字公達山陰登第通判
安肅軍康定中夏人與契丹發兵並塞疆堠戒嚴及之言二敵
以甥舅故特此以慰其心必不失誓好願毋過虞已而果然徙
通判河南亡卒張海倚山嘯聚白晝劫掠及之單騎與語諭使
歸命擢知信州入判刑部王堯臣表其學行并上所撰次君臣
龜鑑八十卷韓琦薦召試館職除直秘閣歷開封判官知涇晉
陝三州以大中大夫致仕卒年八十五 孫孝基字伯始進士
高第唱名仁宗稱爲能世其家素性冲澹晏殊富弼將薦任館
閣欲令一見孝基辭不往歷知汝陰雍丘通判闕州守隨州事
來印斷不爲證左回枉甫日中庭已空矣或問之曰無他省事

耶俄求養親改監崇福官判西京國子監官至光祿卿與父東之同謝事頗留意攝生後十餘年無疾而卒李受字益之瀏陽人治平中官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讀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拜刑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贈工部尚書

册曰敏中大耐後裔顯酬勳恩特異羣宰莫倚澗淵之役畢寇協謀二相齊心海內同休廸雖屢躋厥非已尤自茲以往讒諂相繆

同錄卷之一百終

弘簡錄卷一百之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三

王旦父祐子素孫華請會孫古震兄懿弟旭旭子質

王欽若附林特 丁謂附林特 陳堯叟父省華弟堯咨從子漸

馮拯子行已 曹利用 夏竦父承皓 子安期

王旦字子明大名府莘縣人曾祖言唐黎陽令祖徹後唐進士官左拾遺父祐字景叔篤志詞學性澗儉有雋氣晉天福中以文謁桑維翰名聞京師辟鄴帥杜重威觀察支使時漢祖移鎮睢陽重威心懷反側祐勸以必無反漢仕尉令魏縣南樂入宋拜監察御史知光州乾德三年擢知制誥六年加集賢修撰改

知潞州饋餉無乏朝議符彥卿鎮大名有異志令祐代之兼伺
察動靜祐舉百口明其無他願以五代之君猜忌誅殺爲戒由
是獲免擢兵部侍郎知貢舉簡拔寒俊畢士安柴成務皆其所
取盧多遜傾趙普累諷祐比已祐不從舉宇文融排張說事勸
令釋憾多遜不悅後果敗人服其先見生三子懿旦旭世多稱
其陰德祐手植三槐於庭志曰後世必有爲三公者卒年六十
四旦自幼沉默好學登第任大理評事知平江有善政遷將作
監丞運使趙昌言妻以女代還監潭州銀場何承矩薦爲著作
佐郎預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州請建常平塞兼并之
路淳化初王禹偁又薦獻文召試命直史館拜右正言知制誥
不十年繼父任時論榮之明年同知貢舉加虞部員外郎同判
流內銓兼知考課院避趙昌言參政改禮部郎中充集賢修撰

罷後仍判院事賜金紫至道初知理檢院進兵部郎中真宗卽
位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帝素
賢旦嘗因奏事日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斯人也同列錢若水
有人偷鑿每曰王君凌霄聳梁棟之材貴不可涯李沆亦推
重之咸平三年復知貢舉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踰年以工
部侍郎參知政事從幸澶州值雍王元份暴疾命馳還代權留
守奏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聞捷報當如何
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旣至直入禁中號令嚴肅駕還家人
尙未知反迎於郊加尙書右丞拜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帝納王欽若之說謂自古以來希
世絕倫之事必得天瑞然後爲可帝曰天瑞安可必得欽若曰
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

則與自天者無異也。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請乘
間諭以聖意，旦勉從之。因名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
之。既歸，發視皆美珠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不復異議。祥符初
爲天書儀仗使，封泰山爲大禮使，進中書侍郎，撰封禪頌祀汾
陰并謁太清宮，奉聖像皆爲大禮使。遷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
仍撰祠壇頌，加功臣。俄兼門下侍郎，王清暉應宮使，景靈宮建
爲朝修使，兼天書刻玉使，遷賜御廐三馬，昭應宮成，拜司空，以
慘恤不赴京師，酹宴賜詩，導意旦柄用。九年爲相，踰一紀
遇契丹修和，西夏守誓約，天下宴然，務守祖宗之法，力行故事，
慎所變改。帝久益信任之，其與人寡言笑，終日每羣臣論
事異同一言，徐定歸家或不去冠帶，靜室獨坐，家人莫敢窺歲
蟬，帝使人於野得死者，以示執政衆，欲稱賀，旦持不可。一日方

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曰：使當賀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宮禁災
帝方歎兩朝所積一朝殆盡，令獄究所起，坐罪。旦對曰：陛下富
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憂者宗廟社稷。天災如此，臣備位宰相，
首當罷免。因上表待罪，帝亦降詔罪已。坐者獲免。有日者妄言
宮禁事，帝怒誅籍其家，因得朝士占問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
史問狀，旦曰：此人情之常，語又不及朝廷，不足深罪。因自取常
所占問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帝
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帝中悔，復命馳取，旦曰：臣已
焚之矣。由是皆免。論德張士遜等言：太子學書有法，艱然曰：諭
德之職止於是耶？且太子不應選舉學士，不在攻書敦勉於道
德可也。時東封，近車駕將出，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問何
以答？旦曰：彼故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微物輕之，許於歲給內

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西夏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欲不許帝以問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令自來取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素與寇準善數稱之帝問準何屢毀卿謝曰臣在位久闕失必多準無所隱益見其直此臣所以重之帝以是愈賢旦會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撫以聞旦被責堂吏皆罰頃之準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之旦令送還準大慙曰同年安得詐大度量準罷託求使相旦陽拒之曰將相豈可求耶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謝帝具道之準媿歎爲不可及後有奏準在鎮遇生辰造山棚大宴服用僭侈帝怒謂準每事效朕旦徐對曰準誠賢無如駿何帝意忽平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絕天下士耶皇恐而退敏中又出彭年所上

文字旦命取紙封之曰其意不過欲圖進爾後彭年參政與王曾張知白言旦每日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輒批旨行之留身欲奏帝驚曰有何事不與旦俱旦在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特諭以小事一而施行卿等謹奉之皆愧而退旦畧不介意謝曰正賴諸公規益帝欲相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但祖宗朝未有南人當國者沒後欽若始大用語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欽若常與陳堯叟馬知節奏事忿爭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奏曰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旦言欽若等不知當坐何罪帝曰忿爭無禮旦曰以陛下尊臨廣覆外人聞此恐損觀聽不如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加罪未晚也謂非卿言朕固難忍又與楊億評論人物至丁謂曰才則才矣使當大位必有德者助之庶幾終吉若

令獨任必爲身累後果如其言與內侍周懷政同爲兗州景靈宮使每請見旦必俟從官盡至見於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人服其遠慮內臣劉承規求爲節度帝曰承規待此以贖旦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自是官不過留後每旦謁客嘗滿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籍記之遇有差除密疏姓名以請用者帝密點之同列互有所擬輒不許以是外人不知沒後始得其由故參政李穆子惟簡家居有賢行薦爲太子中允及議知制誥大臣皆屬諫議張師德旦惟言師德可惜向敏中問故答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他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或言恐有人譖毀之者答曰旦處安得有此但師德待我薄爾敏中固爲然旦曰第緩之使知者即以

爲戒朝議知許州石普不法欲就劾治旦言普武人恐妄有生事不若召歸置獄既不屈法亦賴保全國體時論多之對江淮發運薛奎張士遜無他言但云東南民力已竭朝廷權利已至奎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士遜因而自損人物得體張詠成都還代以任中正謂非是人不能守詠之規言者輒止或遇有誘引咎不辯至人有過雖觸盛怒必辯而後已素多羸疾乞謝政優詔不許繼以面諭天禧初進位太保每加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赴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帝敦重委託至命皇太子出拜旦惶恐走避太子隨而拜之具言太子盛德福裕宗社因薦輔佐十餘人後惟李及凌策不至相位帝觀其形瘁懇求避位憫然許之故事改兼使相獨仍太尉專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半奉辭日命肩輿入令其子國子博士雍贊善大夫冲扶

見於延和殿帝問有不諱天下事付之誰乎對曰知臣莫若君
惟明主擇焉帝令強以已意舉笏曰莫如寇準遂退日遣內侍
候問手自和藥并著菹粥賜之延所厚楊億撰遺表願日親庶
政進用賢士戒子弟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泰侈上覽奏歎
息親幸臨視賜白金懇辭遂薨年六十一復臨哭之慟免朝贈
太師尚書令魏國公白束封後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怍
怍不樂臨終戒諸子謂我別無過惟不諫此一事欲自黜罰慎
毋厚葬令削髮披緇以斂楊億以爲不可乃止子弟姪外孫門
客常從授官者十數人服除又進諸子一官右文集二十卷乾
興初配享真宗廟庭仁宗篆神道全德元老之碑生平事寡嫂
有禮與弟篤友愛婚姻不求門閥被服質素止於所賜弟呈玉
帶有佳者却之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或欲以繪

錦飾氍毹亦不許平居未嘗見其喜怒遇食飲不精但不食而
已終其身不置田宅上欲治其居力辭而止子素字仲儀登
進士爲屯田員外郎孔道輔薦爲御史仁宗擢知諫院方年壯
遇事感發時西夏叛盟契丹要求嘗欲省中外無名之費會皇
子生將進百僚官加諸軍賞素言願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繒
以佐邊費京師旱命扈從詣西太一宮日甚熾埃氛翳空比駕
還大雨雷電論王德用進二女諭曰女已事朕左右素言臣憂
正在此帝動容遣出仍賜銀緋擢天章閣待制新置按察使以
素領淮南時奉使者類多以苛爲明素獨不撻紉故惟繩治其
貪刻改知渭州遷龍圖直學士原州蔣偕議築大蟲堡敵伺
間要擊偕懼來歸素不之罪使罪力自劾狄青以爲不可素曰
偕不可遣則總管總管不可素卽行矣青不敢復言卒城而還

轉樞密直學士知開封至和秋大雨蔡河裂詔軍吏障朱雀門時仁宗不豫衆心怵怵素恐塞門動衆不奉詔水亦無害出知定州移成都裁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罷鑄鐵錢以權物價凡爲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政跡號王公異斷復知開封移許州治平初夏人寇靜邊砦名拜端明殿學士復知渭州比至敵解去拓渭西南城濬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羗來獻土爲築八堡使居散耕田里有警則聚增募弓箭手行陳出人之法身自督訓士氣感奮他道莫及換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青州熙寧初知太原汾河溢亟具舟楫築堤捍之人賴以安入知通進銀臺司轉工部尙書致仕卒年六十七諡曰懿敏 孫鞏歷宗正丞有雋才長於詩從蘇軾游 靖字詹叔蚤孤力學好講切天下利害以祖蔭歷通判闕州知滁州主管北京御史臺言

契丹數遣使多挾虛聲以濟其欲宜有以折之又請復明經科加試貢士策以觀其所學稍變聲律之制權利路運判提點陝西刑獄立鄉戶役法一以歲月遣代吏不得權其進速因著爲令徙河東訊驗殺人罪囚折服其心遷開封推官曹濮盜久不獲由大姓囊橐靖至擒獲十八九請并坐之徙廣南轉運使交趾且至神宗謂王靖在彼可無念即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居二年入爲度支副使卒 曾孫古 放 弟進士熙寧中爲司農主簿賑淮浙旱苗究張若濟獄劾轉運使延老張靚失職皆罷之連提舉四路常平爲太常博士加上仁英二廟諡并升祔四后初議不發册古言祔廟之禮必由册而後顯旣云升祔禮不可闕乃詔用竹册又定諸神祠封額爵號之序出爲湖南運判提點淮東刑獄歷工吏二部右司員外郎太府少卿

奉使契丹。紹聖初，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從司馬光與蔡京不合，徙兵部。以集賢殿修撰爲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遷直學士。知成都，入黨籍，責衡州別駕。安置溫州，復朝散郎。卒。震字子發，以蔭銓試優等，賜第。上諸路學制，神宗稱其才。以爲檢正中書刑房公事，預修條例。加館閣校勘，檢正孔目吏房元豐官制，行與吳雍從輔、臣執筆，入記上語，面授右司員外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兼修市易，救帝諭以朝廷造法皆本先王之制，推行非人，故不能善。後且貧民，旣不能償，宜計其負，悉捐之。輒籍其家，豈善政也。震頓首奉詔，進起居舍人，行西邊還，爲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出知蔡州。更歷五郡。紹聖初，權吏部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奏獄空，徙樞密都承旨。哲宗疑不實，坐奪職，知岳州卒。兄懿，字文德，勵志爲學，登進

士，嘗知袁州，有政績。卒年四十九。子睦，弟旭，字仲明，嚴於治內，恕以接物，尤篤友義。以蔭補太祝，知緱氏縣，嚴於自守，民有承寧三，鑿緱氏一，鎌之，謠真宗尹京，素聞其能及踐阼，三遷至殿中丞，引嫌不仕。王矩薦其材堪治劇，上召且面諭前代弟兄同居要地多矣，竝以卿故，屈之耶。會授京府推官，固辭，改判南曹，由國子監丞出，知穎州。教歷中外，早有政績，擢兵部郎中，知應天府。卒年六十八。子質，字子野，少淳謹，力學，師事楊億，歎爲英妙。旦亦嗟賞之。蔭補奉禮郎，登進士，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祠部員外郎。終父憂，通判蘄州，守黃宗旦年少，易之，得盜鑄錢者，以術鈎致之，喜見於色。質歎以爲仁者之政，不當如是。宗旦慙謝，爲薄其罪，還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毀吳元濟廟，更祀狄仁傑、李愬，號爲雙廟，改壽廬二州，遷度支郎中，徙荆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湖北路運使加史館修撰同判吏部流內銓擢天章閣待制出
知陝州卒爲人克己好善自奉簡素如寒士范仲淹貶饒州載
酒往餞願爲其黨世以此益賢之

冊曰嗟彼槐翁受賄曲從志慚論道不以正終有贈無諡

方顯至公

削去文正舊諡
故云蒸下亦然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新喻人祖郁官鄂州生欽若之夕若有光
景父仲華早卒郁撫之年十八太宗征太原作平晉賦獻行在
擢進士調亳州防禦推官遷秘書郎監廬州稅改太常丞判三
司理欠憑由司時所寶古爲判官常言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
理督未已民以爲病將啓蠲之欽若攘爲已善命吏一夕句校
成數上於真宗驚曰先帝顧不知耶對曰先帝知之殆留墜下
使收人心爾即日放遣錢穀千餘萬囚繫三千餘人因是器重

召試學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尋爲翰林學士蜀寇王均平
安撫西川所至訊繫囚死罪以下遞降之凡列便宜多所施行
還授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郊恩加給事中知貢舉醫臨津人
任懿登科事覺駕禍洪湛得免景德初契丹入寇命爲兵部侍
郎判天雄軍提舉河北轉運事帝親宴遣之在鎮束手無策還
日累表求解罷爲刑部侍郎尋判尚書都省修冊府元龜凡帝
所褒贊必自名表首以謝卽有繆誤當譴開預戒書吏但云楊
億以下其險詐多此類也歲中復除資政殿學士寇準定其班

在翰林學士下欽若自訴於帝加大字得班承旨上因進譖語
帝遂踈準欽若又言必欲滌城下之恥以兵取幽燕乃可帝曰
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對曰若是則惟有
封禪可以誇示今古鎮服華彝帝心悅之命判兗州矯言景德

四年六月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有黃素曳草上字不能識皇城吏王居正覽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特具威儀奉導至社首跪授中使馳奉以進上至含芳園奉迎明日召百僚出所上天書并祥瑞圖以示欽若又言至嶽下夢神人願增壇宇後至威雄將軍祠其像如夢中所見請構亭祠中朝議以爲假設之詞帝信之不疑改元大中祥符封禪禮成遷禮部尙書判禮儀院獻社首頌轉戶部尙書從祀汾陰爲天書儀衛副使明年拜樞密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聖祖降加檢校太尉謁太清宮爲禮儀使自言居第在太廟後墻出入訶導不安易賜官第於定安坊七年同知天書刻玉使與馬知節素不相能因爭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平蠻功次久不決知節面詆其短罷爲吏部尙書奉朝請俄復如故玉皇上尊號遷右僕射爲

會靈觀使有龜蛇見拱聖營除其地建祥源觀復總領之天禧元年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景靈宮使閣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繪於廊廡適捕商州道士譙文易私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所遺詩問訊不服帝怒除太子太保出判杭州皇太子以東宮師請歸復資政殿大學士日赴資善堂侍讀進檢校司空尋授山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與丁謂不協托疾就醫未報輿歸謂詰以擅去官守命中丞薛映按問惶恐伏罪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子從益一官仁宗起爲太常卿以刑部尙書知江寧府仁宗常宮中爲飛白書適欽若奏至遂大書王欽若三字會太后欲再相欽若卽以字緘置湯藥合中遣中人齎賜口宣召之至國門人尙未知旣朝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實錄成進司徒郊恩

封冀國公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卒贈太師中書令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國朝卹恩未有比者欽若少時嘗夜起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位至宰輔旣去視其刺有裴度字及貴遂好神仙之事表修度祠官其齋孫撰文以紀益闡彌文禮儀請躬謁元德皇太后別廟爲莊穆皇后行期服議者謂天子絕傷暮所言不合禮置先蠶并壽星祠升天皇北極帝坐於郊壇第一龕增執法孫星位別制王公以下車輅鼓吹以備拜官婚葬所著有鹵簿記彤管懿範寶文統錄天書儀制聖祖事跡先天記翊聖真君傳五嶽廣聞記列宿萬靈朝真圖羅天大醮儀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生平智數過人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加之傾巧敢爲妄誕人斥其矯帝不之信狀貌短小兼項有

附疣時目爲瘦相後仁宗對王曾言觀其所爲真姦邪也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始終朋比時號五鬼後嗣竟絕

丁謂字謂之一字公言蘓之長洲人後寓洛陽父顯與竇偁同官涇州時謂方幼一見稱爲遠到之器遂妻以女旣長與孫何友善以文謁王禹偁大爲賞鑒登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饒州遇異人曰君貌類李贊皇至爲官贊皇不及踰年直史館遷太子中允福建採訪使還上茶鹽利害擢轉運使除三司戶部判官體量峽路蠻擾邊還奏稱旨累遷工部員外郎領夔峽路轉運施黔高溪土兵初捍王均有功旣而爲寇召其種酋宣諭朝廷德意赦而不殺復聽以粟易鹽酋大感泣願世奉琛貢於境上刻石作誓民免屯戍兵得資給轉刑部員外賜白金有溪蠻別種爲寇卽遣高溪酋討擊擒之并得所掠漢口蠻族復多善

馬請置館黔南歲給緡帛收市凡居五年徙置夔州城砦皆所
經畫入權三司鹽鐵副使未幾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帝幸
澶淵出知鄆州兼齊濮安撫使提舉轉運兵馬巡檢等事契丹
深入民驚擾爭趣楊劉渡謂督舟人速濟仍立部分司並河執
旗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契丹引去名爲右諫議大夫朝陵
爲隨駕三司使稽查景德四年民賦戶口之籍較咸平六年之
數爲會計錄具上史館請自今歲較額數以聞詔獎之擢權三
司使加樞密直學士會議封禪帝問及經費謂對大計有餘議
乃決卽授計度糧草使又議卽宮城乾地營玉清昭應宮羣臣
多諫沮者帝召問謂請諭以皇上富有天下建一宮以奉上帝
且祈皇嗣王旦有密疏帝如所諭告之不敢復言卽領提督玉
清昭應宮及天書扶侍使遷給事中真拜三司使祀汾陰兼行

在三司復總領建會靈觀欽若薦除叅知政事建安軍鑄玉皇
像命充奉迎使朝謁太清宮復充奉祀經度制置使構管勾駕
前兵馬獻白鹿并靈芝九萬五千木還判禮儀院領景靈宮重
修使摹寫天書刻玉笈并天書儀衛皆爲副使大內火爲修葺
使九年兼新置會靈觀使天禧初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徙
節保信軍三年復叅政事檢校太尉兼樞密使與寇準不協夜
微服乘犢車詣曹利用詐事媒蘖其過罷之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周懷政敗帝欲謫準江淮間謂
特除道州司馬凡與準善者悉逐之同列不敢言王曾以帝語
質之恚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會二府兼
東宮官李迪先兼太子少傅故令兼尙書左丞以抑之因致大
詬迪與謂並罷謂以戶部尙書知河南入謝懇乞復留帝詰所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揆仕闕爲任昌合因家南劔少穎悟十歲以文謁江南李景獻
奇之江南平除長葛尉改遂州錄事參軍授大理寺丞遷判隴
州有治狀田重進鎮永興遷爲通判賜白金會討李繼遷督所
部芻粟先期以辦呂蒙正薦爲西京留守通判入判三司戶部
勾院梁鼎制置陝西青白鹽前後上議異同命與知永興張詠
同商利害所奏合旨蒙遷戶部兼鹽鐵副使始得赴內朝上北
征命同知留司三司公事俄與劉承珪李溥比較江淮茶法因
裁定新制歲增課百餘萬車駕謁陵并封泰山祀汾陰祀太清
並爲行在三司副使計度糧草禮成進給事中以右諫議大夫
權三司使兼領玉清昭應景靈宮太極觀副使宮成眞拜三司
使寇準言特姦邪又數與爭事帝爲出準特在職如故天禧元
年爲修上聖祖寶冊副使時天下完富特以有心計天性邪險

善附會得專幹財利仁宗在東宮兼太極觀客改詹事丁謂欲
引爲樞密副使李廸不可謂貶遂落職知許州還判尚書都省
勾當三班院體素羸弱然惟恐失之未嘗一日謁告及得疾纔
五日而卒贈尚書左僕射爲人精敏喜吏職據案終日不倦真
宗訪以大事陰有所中傷人以此憚之奉詔撰會計錄三十卷
又爲東封西祀朝謁太清宮慶賜總例三十六卷子灘亦有吏
能歷官三司鹽鐵副使洙管至司農卿知壽州臨事苟急人擊
殺之 陳彭年字承年撫州南城人鹿邑令省躬之子幼好學
年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師事江南徐鉉爲名輩所賞頗負雋
名然佻薄好嘲咏爲宋白所黜雍熙二年始中第調江陵司理
叅軍換主簿歷澧懷澤三州推官王化基薦其才改衛尉丞遷
秘書郎大理寺詳斷官坐事出監湖州鹽稅尋以喪免家貧賴

僕備販以濟喬惟岳累表爲游蘇壽三州通判咸平三年上疏
置諫官擇法吏簡格令省冗員行公舉凡五事名試學士院遷
秘書丞知金州景德初代還直秘閣杜鎬刁衍薦其該博命直
史館兼崇文院檢討同修起居注賜緋魚預修冊府元龜遷右
正言充龍圖閣待制賜金紫與侍御史賈翽數建白彈劾上令
中書籍記加刑部員外郎同知貢舉請詳定考試條式命與戚
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所取不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
杜絕請託然中等者多非宿名之士議建封禪預詳定儀注禮
成進工兵二部郎中集賢修撰改龍圖閣直學士遷右諫議大
夫兼秘書監詔編次太宗御集賜黹上杜國六年召爲翰林學
士同修國史謁太清宮爲經度制置副使兼判亳州又同知禮
儀院禮成加給事中天書儀衛并刻玉副使遷工部侍郎俄轉

刑部侍郎參知政事充會靈觀使參詳儀制奉寶冊等使侍直
宗朝天書將詣太廟退就中書閣中眩仆卒年五十七上親臨
涕泗廢朝贈右僕射謚文僖錄子佺期大理時丞孫彥先奉禮
郎爲人敏給博聞強記慕唐四子爲文體制繁靡貴至通顯奉
養無異貧約所得奉賜惟市書籍以附欽若丁謂士論鄙之朝
廷典禮無不參預時政大小日有諮訪應答該辨一無凝滯務
與帝意諧合及升內閣事務叢脞形神皆耗舉止失措家人有
不記其名者奉詔同編景德朝陵地里封禪汾陰三記閣門客
省御史臺儀制及宸章集歷代婦人文集所著文集百卷唐記
四十卷

陳堯叟字唐夫其先河朔人高祖翔爲蜀令因家閬中父省華
字善則事孟昶蜀平授隴城簿遷櫟陽令開鄭白渠水利均及

民皆賴之徙樓煩令端拱三年堯叟登甲科占謝辭氣明辨上
問誰子王沔以省華對卽名爲太子中允俄判三司都憑由司
改鹽鐵判官遷殿中丞河決鄆州命領州事俄爲京東轉運超
拜祠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時遇水災復流民數千戶殍死
悉瘞之詔書褒美歷戶吏二員外郎知潭州爲人智辨有餘優
於吏幹入掌左藏庫判吏部南曹擢鴻臚少卿景德初判吏部
銓權知開封轉光祿卿拜左諫議大夫以疾卒年六十八贈太
子少師堯叟初由光祿秘書二丞直史館久之充三司河南東
道判官命與趙况等分賑宋亳陳穎饑民遷工部員外郎廣南
西路轉運使嶺南地氣蒸暑民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以集
驗方刻石柱州驛又植樹鑿井置亭舍具飲器人免天厲會加
恩交州黎桓爲國信使前使者往必厚獲贈遺桓恐斂之於民

至斷手及足趾堯叟奏却其私覲又桓界亡命來奔者盡歸之
桓感恩盡力捕海賊以報值歲調雷化高藤容白諸州兵輦糧
汎海以給瓊州其兵不習水利率苦沉溺堯叟因爲規度海北
岸有遁角場正與瓊對風便一日可達且與雷化高太平四州
水路接近迺移四州民租輸於場令瓊州歲遣番兵具舟自取
人以為便咸平初詔諸路民種桑棗堯叟以非地所宜請易種
麻苧以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課從之還轉刑部充度
支判官未幾撫水蠻酋蒙令國殺使臣擾動復命爲廣南東西
路安撫使賜金紫事平遷主客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院兼
銀臺司河決王陵口詔往護塞時中外上封事甚衆命詳定利
害拜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幹敏有材詔與直史館孫冕
檢覆判決三司官吏積滯文牒經五七歲不決者凡省去煩冗

文帳二十一萬五千餘道又減河北冗官七十五員進給事中
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幸澶淵乘傳先赴北砦按視戎事許以便
宜歷遷刑兵二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真宗朝陵權東京留守制
決裁斷獄無繫囚雖大辟止而取狀付丞佐決遣上密加訓諭
謂重事宜付有司按鞠詳察改領羣牧制置使多立條約著監
牧議述馬政之重東封加尙書左丞預修國史撰朝覲壇碑進
工部尙書獻封禪聖製頌帝作歌答之祀汾陰爲經度制置使
判河中府禮成進戶部尙書又撰親謁太寧廟頌加特進賜功
臣號素善草隸詔寫途中御製歌詩刻石五年授檢校太傅同
平章事充樞密使加太尉謁太清宮爲鹵簿使進開府儀同三
司足疾請告帝臨問懇求避位拜右僕射知河陽肩輿入辭許
三子扶掖升殿賜詩爲餞卒年五十七廢朝贈詩中諡文忠錄

其孫知言知章爲將作監簿子師古第進士爲都官員外郎希
古至太子中舍賜緋家本富祿賜且厚父子兄弟及諸孫皆任
官宗親登科者衆榮盛無比而能禁絕華侈自處儉約事親以
孝謹聞毋封上黨郡太夫人進滕國年八十餘尙無恙後諸子
卒有所著請盟錄二十卷 堯咨字嘉謨進士第一授將作監
丞通判濟州名爲秘書郎直史館判三司度支勾院擢右正言
知制誥改起居舍人同判吏部流內銓特進寒士矯舊格用舉
者遷官帝從之歷右諫議大夫集賢院龍圖閣二學士工部郎
中出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爲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
之性素剛戾豪侈不循法度嚴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
出入列兵自衛用刑慘急杖數致死又以氣凌轉運樂黃目坐
徙河南因舉前事不法削職徙鄧州忽忽不自樂帝降詔切責

言上恩所以保佑者始皇恐稱謝還判登聞檢院復龍圖閣直
學士邊臣奏喚厮羅立文法名蕃部欲侵邊以爲陝西緣邊安
撫使知秦州徙同州以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入爲翰林學士換
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皇太后名諭敦遣自契丹修好城壁器
械久不治亟葺完之俄授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鄆州拜武
信軍節度使知河陽徙澶州卒贈太尉諡曰康肅於兄弟中最
爲少文然以氣節自任工隸書善射子述古太子賓客博古篤
學能文爲館閣校勘早卒 從子漸字鴻漸少以文學知名淳
化中與父堯封試廷中太宗擢漸第輒辭不就願擢其父許之
咸平初始仕爲天水縣尉時學者罕通楊雄太玄經漸獨好之
著書十五篇號演玄奏之名試學士院授儀州軍事并隴西防
禦皆推官坐法免歸不復有仕進意蜀中學者多從之遊後召

至京師除潁州長史再除鳳州團練耀州節度二推官卒有文
集十五卷自號金龜子 馮拯字道濟父俊事漢湘陰公劉贇贊死繫獄周祖救出之戍
安遠軍因徙居河陽拯少讀書生上謁趙普奇其狀貌語曰子
富貴壽考宜不下我登進士歸大理評事通判峽州轉知澤州
遷太常丞江南旱馳傳賑貸貧乏察官吏能否還奏稱旨擢右
正言使河北與轉運樊知古計邊儲還判三司戶部理欠憑由
出并度支判官淳化中與尹黃裳王世則洪湛伏閣請立許王
元僖爲嗣帝怒悉貶嶺外知端州請遣使拯詣路隱丁更制版
籍及議鹽法通商凡十餘事寇準不悅徙知揚州改通判廣州
郊恩以左正言爲虞部員外同僚彭惟節以太常博士爲屯田
員外書名在惟節上準言其變亂因上書劾準坐罷俄因母喪

徒知江州真宗進比部員外郎中丞李惟清表爲推直官判三
司度支勾院遷駕部咸平初坐考試賦涉譏訕下臺獄尋釋之
明年兼侍御史知雜事幼王趙傳潛將兵觀望玩寇不報果致
覆軍命按驗抵罪擢祠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權判流內銓建請
凡蔭補京官試讀經書家狀通習爲中格始得仕同勾院三班
院副向敏中宣撫河北河東宴餞長春殿還以諫議大
樞密院事帝欲修綏州城堡拯與敏中言便與蒙正且欽
帝遣洪湛馳驛往視還上七利二害卒修之循例檢覆三司流
務遷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首訪邊事謂今歲防秋宜於唐
河增屯兵控定武之北爲大陣邢州置都總管爲中陣天雄軍
置鈐轄爲後陣罷莫州狼山兩路兵從之景德中拜叅知政事
再遷兵部侍郎論事多合上意契丹始盟拯言邊方騷動武臣

幸以爲利帝謂朝廷以信爲守戒備雖不可廢尤當靜治以安
吾民爾其奉承之祥符初嚴貢舉糊名法拯請兼攻策論不專
詩賦帝謂文論可觀才識命行其言封泰山祀汾陰皆爲儀仗
使禮成進尙書左丞以疾請罷起工部尙書復引疾七年除御
史中丞又以病辭除戶部尙書知陳州帝問何固求閑郡王旦
言馬知節嘗譏拯好富貴欲節度使恐爲所量故耳俄再知河
南遷兵部尙書入判尙書都省錢惟演言其純和不比寇準遂
以吏部尙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其冬拜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集賢殿大學士又進左僕射乾
興元年封魏國公仁宗卽位遷司空兼侍中山陵事覺丁謂知
得罪頗哀請惟演云當致力必無大憂拯熟視之惟演踧踖及
對承明殿太后怒甚欲誅謂拯言謂固有罪但恐帝新卽位亟

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少解遂令代爲司徒玉清昭應宮使
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又爲山陵使始謂請山陵名曰鎮陵
拯改爲永定不知翼祖已名定陵追改爲靖陵當時議者譏拯
不學恨無正之者時拯爲首相欲躡謂故迹賴王曾曉以禍福
且逆折之因不敢肆凡大事一決於兩宮尋奉安真宗御容
西京以病告賜白金乞罷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
判河南卽臥內賜告及旌纛拯自奉實侈太后遣內司賓撫問
故爲儉陋被服甚質還奏賜以衾裯錦綺薨贈太師中書令謚
文懿拯爲人氣貌嚴重官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林特嘗詣私
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請中書既至遣堂吏問公事何不
自達卒不見特愧而去惟演營入相以太后姻家亦不許之
子行已字肅之蔭補右侍禁涇原路駐泊都監歷知憲石保霸

冀莫定七州所至以能稱治狀成異詔增秩韓琦薦爲代州鈐
轄管幹河東緣邊安撫事進西上閣門使四遷客省使更高陽
關秦鳳定州大名府路馬步總管以衛州防禦使致仕預洛陽
耆英會年八十四卒贈金州觀察使 仲已字齊賢蔭補右侍
禁累遷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桂州兵馬都監運使俞獻可辟
薦知廉與宜州天聖中改桂宜融柳象沿邊兵馬都監專管溪
峒事知邕州明道中領榮州刺史移夔梓廣西南路鈐轄安化
蠻犯邊官軍不利仁宗遣中人趣討日夜馳至宜州繕器甲轉
糧餉適區希範應募擊賊由三路以進蠻見仲已出陣仰泣羅
拜曰不圖今日再見馮公遂棄兵械率衆詣軍門降論功遷西
上閣門使抑希範功編管全州已而遁歸謀亂嶺外騷然議者
皆罪仲已尋領果州團練使改右武衛大將軍分司西京卒

引簡錄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寧晉人父諫擢明經仕至右補闕武畧大
夫終崇儀使利用少喜談辯慷慨有志操蔭補殿前承旨改右
班殿直廊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景德初奏事行在會擇使契丹
者以爲重事毋輕用人樞密王繼英薦授閤門祗候崇儀副使
奉書詣軍前帝語以此行契丹不求地則邀賂爾爾南地歸中
國已久不可許若求金帛漢有故事可許之既至謀關南地
對曰晉人以地畀契丹周人取之非緣我朝不敢與聞若求金
帛歲佐軍用尙不知帝意可否其政事舍人高正憲前曰我引
衆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愧吾國人多矣利用曰子盍爲契
丹熟計利害果如子言恐連兵結讐不得少息契丹度不再屈
遂定和議奉約書以歸擢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賜第京師四
年宜州卒陳進因知州劉永規馭下殘酷乘衆怨併監軍殺之

劫判官盧成均以叛陷柳城圍象州分兵掠廣州嶺南騷動帝
曰向者司天告候當用兵朕固憂遠方爾將非其人以起邊釁
今果然乃拜爲廣南安撫使初武袖縣賊皆持健標蒙采石衣
甲堅利鋒鏑不能入利用使壯士奮長鎗以斧破其標斫斬首
以徇嶺南悉其威遷引進密省嘉州防禦三使出爲廊延路總
管祥符七年拜樞密副使知宣徽北院事進樞密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進頗恃功與丁謂朋黨相結當奪進爭論帝前言
及利用志用材片文遇主臣不如迺捐軀以入不測之寇迺不
逮臣迺坐是免遂以檢校太師兼太子少保爲會靈觀使進尙
書右僕射乾興初封韓國公仁宗卽位加左僕射兼侍中武寧
軍節度使契丹使蕭從順樂鵞稱疾留館下不時發利用請一
切罷遣使問勞從順引去加司空領景靈宮使班宰相王曾上

未幾會領玉清宮使班應在上闕門不敢裁帝與太后御殿久之趣班會抗聲奏宰臣王曾告謝始退居下尙在次相張知白上其驕蹇若此苟名張昞為樞密疑其代已始懼悔焉為人悍梗少通以勳舊自矜力裁僮隸凡內降恩執持不守后亦嚴憚稱為侍中不名而中人貴戚左右咸怨利用奏事簾前間以指爪擊帶鞋左右輒以白后曰在先帝時敢爾耶后始領之復揣知所降有可從者給言親舊及家媪陰諾臣已而果驗后疑有私怒之又奉詔戒飭羅崇勳去其冠幘詬斥良久崇勳亦恨會從子洸為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呼萬歲為州民趙德崇告命崇勳往按坐洸杖死遂罷利用等謫左千牛衛將軍又坐私貸景靈宮錢貲崇信軍節副于房州安置行至襄陽驛投繯而絕縈者言其在朝忠盡有守始終不屈死非其罪天下冤

之明道二年追復故官後贈太傅諡襄悼命學士趙槩作神道

碑帝為額曰旌功之碑

夏竦字

喬江州德安人父承皓太宗初上平晉策補右侍禁

隸大名

契丹內寇山間道發兵夜與遇力戰死之贈崇儀使

錄竦乃

孫簿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曆律佛老之

書無不通曉

為文典雅麗舉賢良方正擢光祿寺丞通判台

州召直集賢

院兼國史編修判三司都磨勘司為右正言帝幸

亳州留

推官仁宗封慶國公命教書資善堂未幾同修起

居注師王而景靈宮會真觀事遷戶禮二部員外郎景靈宮成

遷禮部郎中妻楊氏亦工筆札有鈎距以竦多內寵悍妬不諧

竊出訟

陰事左遷職方員外歷知黃鄧襄三州歲饑勸大姓

出粟全活者衆仁宗卽位轉戶部郎復知壽安洪三州洪俗尙

鬼竦至索部中巫覡盡還農業毀其淫祠竦材術過人然急於
進取喜交結任術數傾側反覆世以姦邪目之居內憂潛至京
師依中人張懷德與宰相欽若善因左右之言於太后起復知
制誥判集賢院以左司郎中兼翰林侍讀龍圖三學士勾當三
班院兼諱經潤文官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修國史遷給事中
初武臣賞罰無法吏得高下爲姦竦因集前比著爲定例事皆
按比而行天聖七年改叅知政事充祥源觀使增設賢良等六
科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與呂夷簡不協復爲樞密副使歷刑
兵二部侍郎進尚書左丞太后崩罷爲禮部尚書連知襄穎二
州京東饑徙青州兼安撫使又改刑部尚書知應天府寶元初
由戶部尚書入爲三司使元昊反拜泰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
聽宜行事復徙忠武軍知涇州進宣徽南院使兼陝西經畧

安撫招討與陳執中論兵事不合徙屯鄆州條上十事一教習
疆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羗以爲藩籬三詔唃廝囉父子并力
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
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州各一二十人以代東兵七
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邊小砦視賊緩急棄小保
大以完兵力九許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省並邊冗兵
冗官及減騎軍以舒饋運當時頗採用之朝廷多向邊臣議出
師征討竦言未便又雅意在朝不樂西事請解兵柄改判河中
府徙蔡州慶曆中召爲樞密使臺諫交章論竦在陝畏懦不肯
盡力每托兵少爲辭實懼敗衄其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遣
勅使臨督募土人爲兵仍爲御史楊偕議屈每過巡邊置婢帳
中幾致軍變爲元昊輕侮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今復用之何

以求治會疎已至國門諫官余靖又論前者累表引疾一聞名
用兼驛而馳若不早決伺面對叙恩感泣左右復爲之地則聖
聽惑矣章累上徙知亳州改吏部尙書資政殿學士既至上書
自辨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判并州請復宦者走馬
承受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知政
制下臺諫復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疎懷欺不忠夷簡畏其爲人
不肯同列執中議論難合不與共事改爲樞密使封英國公請
析河北爲四路時有親事官夜入禁中爲亂凡領皇城司皆坐
逐獨楊懷敏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以爲疎曲庇之值京師同
日無雲而震者五帝趣召學士張方平語以夏疎姦邪致天變
如此宜出之遂罷知河南未幾加兼侍中饗明堂徙節武寧軍
進封鄭國公錫賚與輔臣等自此遇大禮將相居外者始有賜

尋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文莊生平文學有名朝廷大典策屢以
屬之多識古文奇字有文集一百卷爲郡多治績喜作條教立
閭里保伍之法盜賊不敢發人亦苦其煩擾治軍尤嚴敢誅殺
卽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邊羣剽州郡莫能止密
以告疎俟其至誅斬殆盡其威畧多類此然性貪鄙數商販謀
中在并州僕侵盜所貿易資至杖殺之積累家財鉅萬自奉侈
靡多畜聲伎所在陰間僉屬使相猜阻以鈎致其事遇家人亦
然子安期字清卿以任爲將作監簿名試賜進士出身累遷
太常博士提點荆湖南道刑獄爲開封府推官又判三司鹽鐵
勾院出爲京西轉運使所部盜起剽劫州縣與光化軍叛卒勢
相合督將吏捕斬殆盡轉河東累遷工部郎中江淮發運使入
爲三司戶部副使會元昊納款命往陝西與諸路經略安撫議

損邊費省吏員汰邊兵不任役者五萬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
轉運使徙河北進兵工部郎中知永興軍進龍圖閣直學士
吏部郎中知渭州簡身簡手驍勇萬人為步兵騎又半之教以
戰陣法由是上兵勝他路又籍塞下閑田募人耕種歲得穀數
萬斛以備振發名曰貸倉遷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徙延州
父憂服除求兼侍讀入侍經筵為世所讖復提舉集禧觀知延
州州東北阻山無城郭敵騎嘗乘之至即開廣數百步四面完
葺元昊請畫疆界奏以方暑不煩遣使與術校畫之未幾卒遣
中使護喪安期雖乘世資頗以才幹自厲朝廷數器使之然無
學術奉養聲伎不減其父

冊曰長君之惡罪在元臣逢君之惡五鬼通神馮陳曹者
碌碌因人竦也嗜進姦邪誤身貽我袞闕辱我縉紳

弘簡錄卷一百之二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四

王曾弟 張知白 張士遜子友直等 呂夷簡子公弼公綽

王隨 陳堯佐 章得象祖頴從子察望之孫緯線等

晏殊 杜衍 賈昌朝伯祖琰弟昌衡從子炎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仲父宗元鞠之學於里人張震
文辭優贍占中三元除將作監丞通判濟州代還特試政事堂
寇準奇之授著作郎直史館為三司戶部判官使契丹致書稱
為北朝曾曰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上是之然弗果易
僅隨事損益豐約中後奉使者悉循其制時稱得體遷右正

言知制誥兼翰林學士入對言天瑞荐至以誇示中外此誠盛德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可免輿議及建玉清昭應宮復陳五害以諫帝重大理刑獄舊制郎中判之特以命曾因請自辟僚屬著爲令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不及朝服退使內侍諭意向思卿甚勿以爲慢其見尊禮如此後知審刑院舊例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請須親被旨乃坐遷主客郎中知審官院歷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宮觀皆輔臣領使曾嘗使會靈以推欽若帝不悅曰大臣宜傳會國事豈容自異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欽若方排異已乃發曾市賀后家第宅小事罷爲禮部侍郎判都省俄出知應天京師以南訛言有妖若飛幟夜搏人曾令夜開軍門敢倡言者坐之卒以無妖徙天

軍復參知政事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真宗不豫命太子繼事資善堂后實居中預政事皆專決中外方憂之曾密語后戚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不能安願加恩太子太子安則劉氏亦安惟演以爲然因入白后深見聽納遺詔立仁宗皇太后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極字曾謂皇太后臨朝斯國家否運稱權猶足以示後且增減制書法命有在表則之地何可亂乎遂不敢去遷禮部尙書時議臨朝儀曾與羣臣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垂簾奏事謂獨請帝朔望見羣臣有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言兩宮異處而丙歸宦官禍端兆矣既而果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咸如初議時帝始崩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天聖三年以戶部尚書兼門下侍郎昭
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奏帝德方昇宜近師儒命孫奭馮元勸
講崇政殿四年夏大雨喧傳汴口決水大至都人皆恐咸欲東
奔帝以問曾謂訛言不足慮果亦無害陝西轉運置醋務權以
取利請推其法於天下力言罷之為政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
害事審而中理尤好拔材專惡僥倖嘗因帝問北來臣僚多請
對求進曾言願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風曹
利用惡班已上怏怏不悅及坐事太后大怒輒為之解后曰卿
向言其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嘗折以理今加大
惡則非所知后意少釋始從輕比先議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
曾執為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令供張便殿又稍通左右姻家
請謁多裁抑之后滋不悅會王清宮災罷知兗州復以彰信節

度使知天雄軍契丹使往還斂車徒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
為壽像生祠之改天平軍判河南景祐元年遷樞密使明年拜
右僕射同平章事學士如故加封沂國公進退士人不肯沾恩
故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揚士類宰相責也公之盛德似
少此耳曾曰執政者恩欲歸已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夷簡初
參政事事曾甚謹曾力為相及後位曾上又任事久多所專
決漸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帝疑以問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時
風聞知州王繼明納賂事曾以詆夷簡其言未免有過遂俱罷
以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寶元元年十月有大星晨墜
其寢左右驚告語以後一月當知如期而薨年六十一贈侍中
諡文正為人丰姿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出入進止皆有常處視
者不失尺寸性復周密沈靜在上前開陳辨博有餘平居寡言

笑未嘗及省中語當國七年以私人謂務大體若丙吉
清淨如曹參領衆職如魏相進賢不植私愛不立黨援退不肖
不好怨親族可任言之上不可任厚分之財時被其化察察者
敦沾沾者愧焉皇祐中仁宗篆神道曰旌賢之碑改鄉曰旌賢
鄉大臣賜碑象如此仁宗祠廟配享第一無子以從子繹爲後
繹官至兵部郎中祕閣校理本生父名皞字子融後以字行復
字熙仲及第遷太常丞同知禮院嘗論次國朝以來典禮因革
爲禮閣新編又集五代事爲唐餘錄以獻進直龍圖閣累遷太
常少卿判大理寺仍取獄狀輕重可爲準者類次以爲斷例拜
天章閣待制吏部郎中知荆南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進刑部
侍郎致仕卒

冊曰君臣同德亦同其命社稷之臣卓哉文正胡獨剛堅
休戚相並文節偶同難云天定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方九歲父喪邢州殯於佛寺旣長
篤學聰悟嘗與孫何讀道旁古碑凡數千言遺誦畧無所遺及
登第徒步往求父喪時契丹寇河北寺宇已廢尋至殿基恍然
識其處發之衣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累遷河陽節度判官疏
當今要務真宗異之召試合人院權右王言獻鳳辰箴出知劔
州逾年召試中書改直史館面賜五品服判三司開拆司江南
早與李昉分路安撫及還權管勾京東轉運事司天言周伯星
見宜賀知白以爲人君當修德應天星之見伏無所關繫因陳
治道之要帝語宰臣曰可謂乃心朝廷矣東封進右司諫請以
泰山諸瑞圖寘昭應宮藏其副祕閣以後無俾誕漫命出按陝
西饑尋知鄧州會關右流徙至境發倉廩募民粟以濟之擢龍

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再遷工部郎中使契丹還以時方重內輕外獨引唐李嶠議遷臺閣典藩郡故事固請補外擢知青州代還求領國子監帝疑倦於處劇宰臣言其更踐中外未嘗為身謀乃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給事中俄拜參知政事郊恩進工部侍郎班在王曾下心不能平累表辭職詔加金紫光祿大夫判禮儀院與欽若論議多相失稱疾辭位罷為刑部侍郎侍讀學士知大名府轉南京留守丁謂惡欽若罷為分司意其叢怨既至待之加厚謂怒復徙亳州遷兵部侍郎仁宗即位入為尚書右丞樞密副使天聖初契丹大闕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以問二府皆請練師積粟以備不虞知白獨言修好未遠正以上初政試觀舉措何如耳豈可輒自生變耶若終以為疑莫如因河決發兵以防護為咎也

知白進讀至修身為政之要必反循原之在相位慎重名器無毫髮私屢以盛滿為戒雖經顯貴澗約一如寒士體素羸弱憂畏日侵六年春二月忽感風眩密臨問已不能語薨為罷上已宴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節無子以姪子思為後仕至工部侍郎致仕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主陰城鹽院因家焉初生喪母父姑鞠之登進士調鄖鄉簿遷射洪令檄移治郟縣民遮馬首不得去聽還知州張雍薦為第一改襄陽令遷著作佐郎知郟武縣以寬厚得民前後禱雨輒應改秘書丞監折中倉歷御史臺推直官楊億薦為監察御史當巡糾貢舉初用糊名法以親嫌避去著為令遷侍御史歷江西廣東河北轉運使河侵棣州詔移治陽

信議者患糧多難徙士遜爲視瀕河艱食州縣權貸之期來歲
輸陽信公私便利仁宗出閣帝特遷士遜以戶部郎中直昭文
館爲壽春郡王友令王各拜禮異府僚封昇王又爲諮議參軍
建儲歷左右庶子詣資善堂升階列拜太子猶跪受請詔坐受
帝不許自今凡遇太子侍駕出入許陪從連任太子賓客詹事
改樞密直學士判集賢院仁宗卽位擢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尙
書左丞天聖三年拜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曹湏獄起官者羅崇勳江德明方用事因譖利用帝疑以
問執政咸顧望未敢對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
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之帝以東宮舊臣改刑部尙書知江寧
解通犀帶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明道初召復中書
侍郎兼兵部尙書太后崩進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

史是歲旱蝗不能有所建明及帝自損尊號請降官一等以答
天變不許會上莊懿太后諡士遜適過楊崇勳飲不至爲中丞
范諷所劾罷爲左僕射判河南入謝改節山南東道同平章事
判許州寶元初復名封鄆國公入對帝從容言朕昨放宮人不
獨憫幽閉亦省浮費近復有獻女者朕卻而弗受士遜曰此盛
德事也帝又曰近言官有毀大臣揭君過者對曰陛下但察其
邪正則險訐之人宜自戒矣會有挾怨告陳堯佐謀反誣諫官
陰附宗室者士遜謂此皆憮人構陷善良以搖朝廷恐姦僞一
開禍無所紀帝悟而止馮士元獄其帝復以問對曰臺獄阿徇
非出宸斷何以愜中外之論帝曰君子小人有黨乎曰有之第
公私不同誠使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康定初言禁
兵久戍其家有不能自存者帝命條指揮使以下爲差等出內

裁錫十萬賜之又請遣使安撫陝西以命韓琦詔密院自冷邊
事並與士遜等參議值棟葺官千餘人為禁軍遮兩府喧訴士
遜方朝馬驚墮地上章請老拜太傅封鄧國公致仕宰相得謝
自此始也御酒飛白千歲二字賜之因建千歲堂就第九十年
堯年八十六上臨奠贈太師中書令諡文懿御篆神道曰舊德
之碑生平事所鞠姑盡孝亡為行服徒跣以葬追封南陽縣大
君其在政府日人見其無所可吝以和鼓目之為御史楊偕所
劾謂納女口官中亦未之明也子友直字益之初補將作監
簿遷丞父為請館閣校勘仁宗不可言館閣所以待英俊自今
毋得增員但令館閣讀書後編書籍成始遷秘閣校理同知禮
院復登進士除集賢殿修撰天章閣待制累遷工部郎中知襄
陝越三州父嘗記東宮舊事史官未之見者友直纂為資善錄

上之友正字義祖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積三十年不
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為本朝第一

冊曰勢位靡常人苦莫知千歲名堂今古所無嗚呼嗟若人
可以謂幾

呂夷簡字坦夫祖龜祥為殿中丞知開封府人父蒙亨進
士高等以蒙正柄國寄理報罷後歷下蔡武平二傳至道初引
對文舉政事俱優歷光祿大理二寺丞咸平三年夷簡登第補
開封府推官改瀕州遷大理丞太常博士祥符中按河北水
災遷知瀕州遷秦農器有美非所以勸力本地詔除之權提點
兩浙刑獄召為祠部員外郎時大營宮觀掄材南方期會工徒
至有死者請緩其役又言盛冬挽運艱苦亦須河流漸通漕卒
番送真宗曰覽卿奏可謂有為國愛民之心矣刑部兼侍郎

史知雜事獨寇李順傳送關左右稱賀既而按之非是賀者趣
其順獄夷備不肯卒以實奏永興卒上寇準等請以共順天
中傷準爾宜勿問值歲蝗請上責躬修政嚴飭輔相以共順天
意又奏準李溥專利罔上不法狀咸詔從之俄避中丞趙安仁
親嫌改起居舍人兼通進銀臺封駁司使契丹還遷知制誥兩
川饑爲安撫使進龍圖直學士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嚴辦有
聲上識姓名御屏將大用之仁宗立進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參
知政事與魯宗道論治山陵地請納天書方中因言太后欲因
祈廟具平生服玩器具及以銀罩覆神主此皆未足爲報惟有
遠姦邪獎忠直補成聖德斯所以報先帝也郊恩以故事豫辭
遷官久之除禮部侍郎天聖七年進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十九景靈宮使昭應宮災太后意將復營

因准洪範災異以譏斥爲之默然復奏罷官觀進吏部侍郎
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天聖末加中書侍郎順容李氏薨司
天希旨置歲月葬未利夷簡奏順容諫有理由矣不成禮異
日必有累其罪者請發哀成服備儀仗葬之詔又欲繫官垣以
出因復求對太后揣知其意遣羅崇勳問何事夷簡言葬垣非
禮宜自西華門出崇勳馳白太后許之大內火帝御拱辰門百
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曰宮庭有變願一言望光帝舉簾見之
乃拜督修大內成進尙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荆王子長育禁
申太后欲留從實通請請曰上富於春秋所親非儒學之臣恐
無益聖德即命還邸帝親政首陳八事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
辨佞士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語甚切至帝始與夷簡
謀將罷太后所任張耒等退而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

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明日亦罷爲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
同平章事判陳州歲中復相適郭后因批尙美人頰誤傷帝頸
以爪痕示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止以怨懟廢郭后况傷陛
下頸乎議遂決又以宗室子衆議建睦親宅增教授員置大宗
正以糾率之景祐二年加右僕射封申國公坐與王曾爭論帝
前同罷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康定元年復召慶
曆元年進封許國公命總判樞密院事諫官田況言總判名太
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從范仲淹
初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夷簡奏契丹畏壯侮怯遠城洛陽亡以
示威若使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且景德之役非乘輿
渡河亦未易服宜卽真宗駐蹕之所建都示將親征以伐其謀
上從之乃建北京二年病上憂之剪髭以察加特進司空平章

軍國重事五月一至中書三年罷爲司徒監修國史預議軍國
大事召見延和殿命內侍輿以前問誰可代因薦富弼遂以太
尉致仕薨年六十六帝泣對羣臣安得憂國忘身如若人者乎
贈太師中書令諡文靖始仁宗幼冲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
然其力居多後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復賴計畫選將命使二邊
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
衛官驟增奉賜加契丹金繒歲二十萬當時不浚計之其後費
大而不可止又成郭后之讐遂孔道輔范仲淹於外時論以此
少之遇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柄國最久嘗令宋綬編
中書總例語人曰自吾有此例雖庸夫執此可任宰相矣後言
官雖數詆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棄帝又欲立
陳氏女力請止之始王旦語王曾言其器識遠大君宜善交之

卒與曾同相後同配食仁宗廟庭稱名宰相曾家請御篆墓碑
帝亦慘然思之因書懷忠之碑以賜有集二十卷四子公著宰
相公弼字寶臣登進士遷直史館河北轉運自寶元慶曆以
來宿師備邊雖撤警屯戍如故民疲餽餉公弼始通御河漕粟
塞下權治鐵以助經費仁宗嘉其材識名殿柱擢爲都轉運加
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入權開封嘗奏事退帝以爲甚似其父
目送之改同羣牧使時英宗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尋以
樞密直學士知渭與延州徙成都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有營卒
犯法當杖打不受曰寧以劔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劔汝自請杖
而後斬之軍中肅然英宗嗣位爲三司使繼蔡襄後時多留事
帝問何以處之頓首謝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者過耳
人稱其長者拜樞密副使言諫官耳目執政股肱二者必相爲

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勿數
因爭事罷去彗出營室上言彗非小變請皇上測身修德以應
天戒神宗立轉刑部侍郎司馬光劾內臣高居簡公弼言二臣
勢不兩立居簡內臣耳而光中執法願陛下擇其重者問當奈
何對曰遷居簡一官而解其近職光當無爭從之俄進樞密使
時欲併環慶鄜延爲一路駁以自白草西抵定遠中間相去千
里猝有緩急將何以應乃止陳升之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
中程者減其廩從之淮南疏以非人情儻有反側爲之奈何帝
曰是當退爲剝員者今故爲優假何害對言臣不敢生事邀名
正恐誤國耳韓絳議復肉刑又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公弼素
不附安石將草疏論新法從孫嘉問竊取以示安石充入白之
遂罷爲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時韓絳將城囉兀合發兵二萬

引簡錄 卷一百之二
趣神堂新路公彌度敵必設伏待我收由永和關既而新路接
兵果遇伏詔褒之麟州無井泉由外汲欲築城包之而土善陷
每敵圍城人憂渴死公彌用僚屬鄧子喬計去其沙實以木炭
填土於其上版築立就自是得堅其守王韶取熙河謀置帥帝
謂其有緩御之能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却羌酋董德用書獲
救後懼不敢繼旬月以疾爲西太一宮使卒年六十七贈太尉
諡惠穆 公純字仲佑蔭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爲館閣校理
太子中允工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判太常寺時郊廟祭器未定
制度多違禮請悉更造故事議定薦新諸物或過時陳敗因採
月令諸書四時新物所當薦者配合爲圖以獻諸后皆繫祖宗
諡獨真宗五后尙諡莊請更爲章悉行其言後爲龍圖閣學士
知開封終右司郎中爲人通敏有才然多徇人干請洩漏市恩

故人以比竇中 公純字稚卿陰爲奉禮部登第判吏部南曹
仁宗喜其占對詳敏歷知澤潁盧常四州判都水監改陝西運
使元豐初命知永興軍徙河陽元祐中加龍圖直學士遷刑部
侍郎知開封爲政明恕終戶部尙書生平廉儉與人寡合嘗護
曹僧喪辭厚餉不受世清其節

冊曰盛德無涯權術有殊帝母則得帝后何辜終帝之世
白璧有疵所以修齊而後國治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登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同州遷著作郎
直史館判三司磨勘轉京西運副陛辭言得侍嚴慈藥膳聖主
之澤真宗賜詩寵行以羊酒束帛過家爲壽遷淮南運使父憂
起復值歲饑敕屬部出庫錢貸民市種糧歲中約輸絹以償流
移復業徙河東三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

出知應天改揚州等加右諫議大夫權開封府兼太子右庶子
仍領府事俄遷給事中周懷政誅自陳出知杭州乾興初復降
秘書少監徙通州患學者少大修孔廟興起學校州人喜悉遣
子弟就學母喪起復光祿卿知潤州徙江寧歲大饑大出官粟
平價糶之復給事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故時軍卒犯罪
逃入蕃部者多奴畜之小不如意復執出求賞隨下教能自歸
者免罪復隸軍籍由是多來歸者又請增蕃落卒給廢陷馬地
募民耕種徙河南復入爲御史中丞同知貢舉遷禮部侍郎翰
林待讀二學士明道二年安撫江淮還轉戶部侍郎拜參知政
事改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監護莊惠太后園陵景祐四年拜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故事
初入相無越遷門下者蓋學士丁度之失也頃以疾告謫五日

一朝入中書視事爲相一年無所建明與陳堯佐韓億石中立
數爭事會忻代地震諫官韓琦言四臣皆非輔佐才同比俱能
以彰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堯佐中書令論堯佐後改
文惠爲人外若方嚴內失於寬臨事多汗漫不能彈壓晚更下
急輒嫚罵人性喜佛慕裴休然風跡弗逮

陳堯佐字希元少聰悟好學肄業錦屏山登第歷魏縣中牟二
尉爲海喻一篇人奇其志授秘書郎知朝邑縣以兄堯叟使陝
西發中人方保吉罪中人怨之誣以事降本縣簿徙下邳復知
真源縣轉開封司錄叅軍遷推官坐言事忤旨降潮州通判修
孔子廟作韓吏部祠有張氏子爲鰥魚所食遣吏往捕果得人
驚異之名還直史館知壽州歲饑捐俸廩爲糜聞者競勸出
益多賑活數萬人徙廬州父疾告歸侍俄爲兩浙運副初

引簡錄 卷一百之二
為錢塘江隄不久輒壞堯佐請下薪實土築之丁謂初不謂然
後卒如其議徙京西河東地儉民仰石炭為生奏蠲其稅又減
澤州大廣右鐵課數十萬徙河北毋老所歸就養起糾察在京
刑獄為御試編排官坐置等誤降監鄂州茶場天禧中復知滑
州河決造木龍以殺水怒徐築長堤人呼為陳公堤復徙京西
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度支同修真宗實錄擢知制誥兼
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司進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徙并州每汾
水暴漲民輒驚擾為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名同
修三朝史代弟堯咨同知開封府累遷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
拜樞密副使知祥符陳詰治吏嚴急空縣逃去太后怒命加詰
罪時夷簡姻聯不決堯佐獨曰罪詰則姦吏得詐後誰敢復經
者由是得免天聖七年除給事中察知政事太后崩例罷以戶

部侍郎知永興軍過鄭為郡人王文吉所告下中丞范諷劾堯
改知廬與同州復知永興奏言唐賢墓石碑碣悉因宦官起浮
斷充碑斃用前守姜遵毀及十七八矣其未毀者願救州縣完
護之徙知鄭州景祐四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以唐劉蕡策進對言蕡之言皆當今之病天下治亂自朝廷
始此臣之所欲言陛下之所宜行上嘉納之寶元元年災異數
見援漢故事自責求去罷為淮康軍節度使復判鄭州尋加太
子太師致仕堯年八十二贈司空兼侍中諡文惠自登顯位讀
書不輟善隸古并八分書為方丈大字筆力端勁老而不衰尤
工詩性儉約見動物必戒勿殺器服壞輒補之無使不完見棄
晚號知餘子有文集三十卷又有湖陽編野廬編愚丘集遺興
集

章得象字希言高祖仔鈞事闕爲建州刺史始家浦城後徙泉州祖頴字簡之與弟頴俱擢第歷校書郎大理殿中二丞知南昌九隴長洲三縣降監慶州酒天禧初擢監察御史安撫京西還爲三司度支判官屢按青州麻士瑤鞫州牙校訟鹽井事復忤旨捕繫后族劉美出知宣州還遷侍御史坐丁謂左遷比部員外郎監饒州酒起知信州改刑郎知福州不肯醫王氏時賦民官丑徙知潭州改廣西轉運撫宜州守貪暴不法反爲所訟謫知饒州入爲度支判官至刑部郎中使契丹卒父英妻方娠夢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復夢積笏充廷長而好學美儀表莊重不浮及第爲大理評事知玉山縣遷大府殿中二丞東封簽判兗州改知台州歷南雄洪州楊億表薦得象有公輔器謂閩士率多輕狹獨得象深厚有容度量宏廓此其所以異也未

幾名試爲直史館安撫京東權判三司度支遷刑部郎中使契丹改兵郎知制誥踰年爲翰林學士遷右諫議大夫至給事中復爲羣牧使太后臨朝遷禮部侍郎兼龍圖閣學士進承旨兼侍講仁宗親政以其無所附麗擢同知樞密院事實元初特轉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學士面諭登用之由謂卿清忠且乏干請故耳陝西用兵爲中書侍郎加工部尙書兼樞密使明年除昭文館大學士慶曆五年上章請罷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郟國公判河南等守司空致仕薨故事乘輿不臨奠帝特往焉贈太尉兼侍中諡文憲皇祐中改諡文簡爲人性淡薄恬然自得居翰林十二年宦官方倚后勢每遣至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在中書八年宗黨親戚一切抑遠然於當世急務模稜無所建明爲御史孫抗所論初閩諺南臺江合

出宰相至是沙湧可涉人以為驗無子從子案與望之同蔭
案字質夫父訪由校書郎遷三班奉職案由孟州司戶察軍試
禮部第一擢知陳留歷提舉陝西常平京東運判提點湖北刑
獄成都路轉運使入為考功員外郎元祐中以直龍圖閣知慶
州與章惇同宗性好興事時朝廷一意戢兵捐葭蘆等四砦夏
得之益驕案言夏人嗜利畏威不有懲艾不得休息宜稍其
地以固邊圉擇據要害乘便出討以致其師夏果關環州案
折可適伏兵洪德城與之遇斬獲甚衆又預募於牛園瀦繳
馬飲者多死名權戶部侍郎改知同州紹聖初除集賢殿直學
知應天與廣州徙江淮發運使哲宗訪邊事合青移知湖州
築胡蘆河川二城據形勝以備夏陰備板築守職陽亦以然
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出於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陽

有奇成之賜名平夏城方興靈平砦役夏衆來爭迎擊敗之既
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相繼築城夏人貽聘因奉其母合兵
數十萬圍平夏城建高車填堊不能克遁去其統軍鬼名阿埋
西壽監軍妹勤都通皆勇悍善戰案謀其弛備遣折可適郭成
輕騎夜襲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禽貳三千餘牛羊十萬以
後不復能軍屢乞通和哲宗御紫宸殿受賀始令罷兵擢案樞
密直學士屢遷龍圖閣端明殿學士進階大中大夫在涇原四
年凡剗州一城砦九薦拔備禪無間所役可適本降人與李忠
傑朱智用咸受控馭推所立功為西方最徽宗徙知河南入見
拜樞密同知請老終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官使贈右銀青光祿
大夫諡莊簡七子 絳由開封推官侍父養遷戶部員外提點
淮東刑獄權知揚州兼提舉香鹽以時鑄崇寧大錢市區晝閉

持錢買物至日肝無肯售幾至大亂見而哀之為飭市易務以
百貨易小錢撤倉吏糴米麥予以大錢盡十日止民心始安又
言鈔法誤民新鈔既行舊鈔盡廢一時商賈無措自盡觸蔡京
怒奪其官練第進士歷陝西運判入為戶部員外贊妹婿劉達
漸復元祐之政亦為京所惡出知湖州主管西京崇福宮練歷
通判常州緝知丹徒縣緹簽判西京續簽判蘇州孫菱承奉郎
蓋監蘇州稅俱列顯仕遇京復相恩領章氏緹居蘇州得私鑄
錢數甕諷言者誣與州人郁寶所鑄遣李孝壽張茂直沈崎蕭
服更往訊無驗別遣孫傑鞠之傳致如法刺配沙門岳籍入其
家竄緝台州綜秀州綜溫州緝睦州緝永州菱處州蓋均州并
官司十餘人皆降罷除名時論寃之擢傑龍圖直學士知蘇州
張商英入相始辯前獄移緹常州改殺內殿崇堦練復朝奉郎

通判秀州遷倉部員外提點兩浙刑獄以龍圖直學士知越州
參譚稹軍宣撫燕山加右文殿修撰後金人破蔚州議稹措置
乖方坐落職會赦恩告老復龍圖直學士致仕卒 望之字表
民少孤喜同學志氣弘放為文辯博長於議論以校書郎監杭
州茶庫母憂毀瘠過制服除值兄拱之知晉江忤守蔡襄誣貶
為訴於朝復官望之遂不仕覃恩遷大理評事歐陽修韓絳吳
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擢建康軍節度判官知烏程俱辭不起
終光祿丞致仕卒平生嘗北遊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
吳會山水勝處無不涉歷有所著救性嗜書篤專宗孟氏排荀揚
韓并李翱之說又非歐陽修論魏梁為正統著明統三篇復訂
李觀所著論謂仁義智信與樂刑政皆出於禮著禮論一篇其
歌詩雜文又數百篇集為三十卷人稱其議論有大過人者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自幼以神童薦

前後語備載弘道錄帝嘉賞賜

同進士出身復試詩賦論益加稱善擢祕書正字改直史館所
與遊處多知名士陳彭年亟稱許之名試中書遷奉禮郎東封
遷光祿丞為集賢校理外艱起復詔修寶訓從祀太清官判太
常禮院內艱復求終制不許遷太常寺丞擢左正言昇王府記
室參軍歲中遷戶部員外郎天禧二年八月忽自中批除太子
舍人宰相不知所由次日進見上日近聞館閣臣僚多事嬉遊
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名
諭對以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為之具上益嘉其誠實眷
注日深尋知制誥判集賢院久之為翰林學士兼左庶子仁宗
即位丁謂曹利用各欲獨覲奏事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
聽之皆不得見其議始決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轉給事

中預修真宗實錄進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疏論張耆不可任
樞密忤太后旨會幸玉清宮怒持笏者後至撞之折齒為御史
劾罷知宣州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學校久廢殊始為興舉嚴條
約延師以教生徒江南人知學自殊始也召拜御史中丞資政
殿大學士兵部侍郎參知政事進左丞禮部尚書太后崩罷知
亳州徙陳州俄遷刑部尚書復兼中丞為三司使陝西方用兵
請罷內臣監軍悉撥將帥使符自應敵為攻守計及募弓
箭手教之以備戰圖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悉罷他司領財
利者使還度支俱見施行康定初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好富弼方任副樞堅辭不許慶曆二年改集賢殿學士同平
章事仍兼樞密甚見信遇平居好結賢士而小人權倖皆不便
有言被詔撰宸妃墓誌不言誕育聖躬其實方太后臨朝有所

不敢又輔臣例宜借官兵私治僦舍以爲擅役坐是左遷工部尚書知穎陳許三州時謂非辜稍復禮刑二部尚書祀明堂遷戶部尚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遷兵部尚書皇祐間有疾請歸訪醫疾平特留經筵詔五日一與起居儀從如宰相至和初寢劇乘輿將臨視馳奏請免二年正月丁亥薨帝臨奠以不及視爲恨罷朝贈司空兼侍中諡元獻篆其神道曰舊學之碑爲人性剛簡遇人必以誠奉養清儉雖處富貴如寒士然樽酒相對懽如也累典方州吏民畏其怕急其爲文章瞻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爲集題一百卷子知止朝請大夫

杜衍字世昌紹興山陰人度支員外遂良之子總髮誓志篤學

厲操擢第補揚州觀察推官歷著作佐郎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以陳堯咨薦詔旌卓異特賜宴勞移權鳳翔二州民邀境上俄除太常博士提點河東刑獄按行潞州屢折冤獄人有誣告知石州王繼昇連蕃族謀變衍廉得其寃抵告者罪寧化軍守將鞠人死罪不以實衍覆正之遷祠部員外郎徙京西路移知揚州復辨疑獄法當賞改刑部章獻后察其治狀轉河東運副陝西運使召爲三司戶部天章閣待制會河北乏軍資遷爲都轉運使遷工部郎中不增賦而用足還授樞密直學士求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下吏民咸憚其清整仁宗親政召爲御史中丞奏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坐而論道者今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可替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又議常平法請

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無。公
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復察其以供軍爲名。
而假借者。州郡闕母錢。願出官帑助之。皆見裨益。判吏部流內。
銓先因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吏多受賕。出縮爲奸。衍救吏盡
兩銓法。閱視本末。悉白與奪。雖有賄莫能行。遂聲動京師。改知
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時。遷工部侍郎。知永興軍。捕盜得民亡
婦。并殺他婦屍二。秦人大驚。徙并州。加龍圖閣學士。寶元二年。
轉刑部侍郎。復知永興。民方苦用兵。調發吏緣爲奸。衍區處計。
畫量道里遠近。爲寬期會。使民次第輸納。比他州費省過半。召
還權知開封。貴近歛跡。康定初。拜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夏竦
議攻守。宰相欲用。出師之策。衍謂僥倖成功。非萬全計。爭議久。
之求罷。手詔數免。徙河東。宣撫使尋轉吏部侍郎。拜樞密使。丙

降。恩率寢不行。積至十數。封納。帝語諫官歐陽脩曰。外人
徒知杜衍封還內降。不知凡有求於朕。以衍不可而止者。更多
於所封還也。契丹與元昊戰。宣撫范仲淹請以兵縱衍爭議。帝
前謂二國交鬪。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嘗父事衍。至是
語甚切。未嘗恨之。帝問契丹增劉三般歸款。朝議厚館以詰敵。
陰事衍曰。中國主信義。若違誓納叛。不直在我。且彼堂堂近親。
逋逃來歸。謀身若此。謀國可知。納之何益。不受還之。拜同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好薦賢。士推獎後進。一時知名。
之士多出其門。止僥倖小人多不悅。言者攻仲淹富弼。帝欲
罷其政事。衍常左右之。御史并劾衍增蘇舜欽伎樂娛樂賓及所
知王益柔戲作傲歌。因以危衍罷。爲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丁度
草制言其朋比。然衍平日議論實無是情。以度嘗求大用。爲孫

甫所奏甫使契丹度力求置對衍寢其事銜之故也慶曆七年
乞骸賈昌朝因與不諧遂以太子少師致仕時議故相一上章
卽允且以孤階皆非故事皇祐元年加特進太子太保陪祀明
堂詔有司敦造就道都亭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加太子
太傅賜子同進士出身又進太子太師詔王洙存問封祁國公
爲人勤儉好學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盡白立朝
峻節凜然不可屈性復清介不殖私產退寓南都第室卑陋纔
數十楹而已出入簡素烏帽綈袍晏如也或勸爲居士服辭曰
壯而叨榮老仍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
聞有善言若已出至其所不可則憂見于色或夜不寐如任其
責者善爲詩楷書行草皆有法嘉祐元年病遣使挾醫往視不
及二年二月壬戌薨年八十戒其子努力忠孝歛悉從儉小塋

庠家遺疏不及私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旣富而輕財
用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贈大司馬兼侍中諡曰正獻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從曾祖緯晉史官伯祖琰字季華
父偉晉中書舍人給事中以蔭授官太宗尹京奏爲推官居幕
府勤於所職風神峻整有吏幹卽位趨拜左正議大夫樞密直
學士三司副使卒兄弟五人皆相繼亾琰拊循孤幼聚族百口
庭無間言昌朝天禧初真宗祈穀南郊獻頌名試賜同進士出
身主晉陵簿賜對便殿除國子監說書孫奭稱其講說有法若
唐路隨韋處厚乃用經術擢穎川郡王府伴讀遷殿中丞歷知
宜興東明二縣奭老薦以亾代名試中書上言禮母之諱不出
宮闈今章獻服除猶諱其父名非所以尊宗廟也詔從之景祐
中授崇政殿說書帝多所質問講說明白請記錄以進賜名適

英延義記注加直集賢院舉易所言海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今太平興國寺災旦夕大雷震電此殆天心示警可勿繕治以
示畏天愛人之意又西域僧獻佛骨銅像請悉加賜遣還帝行
其言天章閣初置侍講首以命之遷禮部郎中史館修撰時議
收劉平家賜石元孫死昌朝言漢族李陵有後悔先帝厚撫王
繼忠家終得其用咸得免擢知制誥權判流內銓請槩舉小縣
令不限以俸進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遷右諫議大夫權御
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議者欲以金縉陷契丹使攻元昊昌朝言
設者有功則責報無窮矣力止之因上言方今國家創方鎮太
過用恩倖太驟如楊崇勳李昭亮望速遷士代之其有功宿將
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又上備邊六事馭將
帥復土兵訓營卒制遠人緩蕃部謹規候書奏多施循之復請

不惡詔與三司合議朝臣年七十有功狀可留者勿
拘耄不任事者令致仕歲所省幾百萬慶曆三年拜叅知政事
言用兵以來民力困敝請詔諸路轉運毋得承例折變科率須
科折者悉聽奏裁雖奉旨及三司文移於民不便者亦得上聞
五年命代杜衍以工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兼樞密使居兩月進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議升祔三
后章獻母儀天下章懿誕育聖躬宜如元德皇后故事升祔章
惠特慈保之恩依舊別享奉慈廟從之元昊款附罷兼樞密六
年日食帝諭輔臣願歸罪朕躬卿等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
之又曰人主懼天脩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皆頓首謝明年
春旱復引故事乞罷未許俄欲貸向綬獄與諫官吳育爭議不
決中丞高若訥因奏大臣喧訟不肅故雨不時若隨罷育除昌

朝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判大名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
賜銀飾肩輿尋以討貝賊功移山南東道先是契丹聚亾卒勇
悍者號投來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亾自歸者死昌朝特為
變法寬之歸者稍衆因廉知契丹事邊人與契丹交質地致邊
界不靖為立法以後主不時贖人得而贖之歲餘地悉復舊戢
坐三司使葉清臣移用河北庫錢格詔不與徙判鄭州過關留
為祥源觀使拜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班及
儀物視宰相歲中求外復除山南東道固辭僕射侍中改同平
章事母喪服除判許州召對邇英閣命講乾卦奏聖人外以
建大事內以謙恭應物不敢自矜為天下首乃吉手詔優獎以
將相侍講天下盛事又言漢唐都雍置三輔內翼京師朝廷都
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不稱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

汴鄭皆隸開封以四十五縣為京畿從之將行命餞止資善堂
數判大名兼河北安撫時河決商胡請復故道不從帝在河上
志不塔功敗賓棣德博民多死挾之甚力內侍劉懷德視還言
河決趙征村與帝名嫌不祥時謂昌朝使之以攝當國者嘉祐
元年進封許國公兼侍中尋復樞密使三年彥博請罷臺諫陳
升之等恐其代之乃攻昌朝結宦官宮人創建大第矯制者輒
不問罷為鎮安軍節度使兼景靈宮使復判許州又轉保平軍
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大名府安撫使英宗即位徙鳳翔節度
使加左僕射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以侍中守許州力辭弗許
明年以疾留京師卒年六十八謚文元御書墓碑曰大儒元老
之碑所著羣經音辨通紀時令奏議文集百二十二卷昌朝在
侍從得名譽及執政乃不為正人所與數有攻其結宦官宮人

者子章館閣校勘蚤世青朝請大夫伯祖琰字季華晉中書
舍人偉之子以蔭授臨淄雍丘主簿歷通判澧州太宗尹京奏
以爲開封府推官加左贊善大夫及卽位超拜左正議大夫未
幾擢三司副使風神峻整有吏幹佐太宗居幕府凡五年勤於
所職昆弟五人琰最幼諸兄相繼死琰拊循孤幼聚族凡百口
分給衣食庭無間言士大夫以此稱之太平興國二年卒子湜
至軍器庫使交趾黎桓之篡朝將兵往討湜掌軍事
黎桓僞降全典信之遂北湜坐失律誅次汾至殿中丞湜子昌
符賜同學究出身汾子昌齡第進士爲屯田員外郎一昌朝弟
昌衡字子平舉進士爲梓州路轉運判官賈人請富順井鹽吏
視賄多寡爲先後昌衡一隨月食給之瀘州邊彝蠻故時守以
武吏昌衡請由東銓調選徙提點淮南刑獄廣東轉運使徙兩

浙路熙寧更法昌衡數言利害神宗獎其論奏忠益召爲戶部
副使提舉市易司課羨增秩右諫議大夫加集賢殿脩撰知河
南府歷陳鄆應天府鄧州以正議大夫致仕卒一從子炎字長
卿以昌朝蔭更歷倉庫積進至工部侍郎收和中以顯謨閣待
制知應天府徙鄆州永興初陝西行鐵錢久幣益輕京設法
盡斂之更鑄夾錫錢幣稍重京去相鐵錢復行童貫又命盡廢
夾錫民益以爲苦炎徙知延安四表言錢法屢變人心愈惑今
人以爲利者臣見其害以爲是者臣見其非中產之家不過畜
夾錫錢一二萬既棄不用則惟有守錢而死耳邊陲生理蕭條
官又一再變法郵延去敵迫近民殊不安民不安則邊不可守
願得內郡以養母乃命爲潁州未行復留與貫制疆事不合貫
沮之改河陽又改鄧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對留爲工部侍郎

貫簽書樞密院矣。獨不往賀。會以疾卒。年五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

